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
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美

詞奧義逌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摠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

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頽汩没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爲之説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

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
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既讀
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
獸草木之名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
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
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
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
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
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
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

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

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烝然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遐不作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

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協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爲聲聲協律呂則爲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頌臣工之什○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

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奏貍首以射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去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師摯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

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
中矩句中鉤古矦反纍纍力追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
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
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子贛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
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
蒲對反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
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
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
曰美哉渢渢扶弓反乎渢渢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
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古外反以下
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
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
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艶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

匱廣而不宣施矢豉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爲弄如何爲引○善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寄劉八伯壽書某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删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蘇氏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

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序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絶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

而爲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氏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大之先大固其叙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

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氏曰古之爲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況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允聲於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爲詩害者常賴序文爲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籥章掌土鼓豳籥中音仲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音俊國祭蜡士嫁反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自始至成別爲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辭故於風之下即次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相比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瓠犀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
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曰雅
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爲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古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
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辭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
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
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

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九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與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

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爲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

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前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爲萇也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大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草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大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駮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訛謬得

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丑良反）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辨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刋句句有刋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已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爲紂所屬自邠以北則皆爲獫狁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

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孔氏曰緜言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里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爲唐虞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疎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息吏反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五曰雅六曰頌說見六義條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李氏曰盖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主文而譎古穴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風福鳳反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

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也並見風雅頌條下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有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知止乎禮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得其眞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

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
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爲鶚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
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愼固
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
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
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
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楊氏曰詩
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
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
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則又
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
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
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
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
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風之義易
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
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
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
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比類求也）孔氏曰毛氏特言興
也爲其理隱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

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臥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鍾鼓樂(音洛)之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菫桂)○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類此○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鍾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與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齊人請之摶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爲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爲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爲絺恥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矦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

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令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與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事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

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爲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

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
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
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
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
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間
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前漢儒林傳毛公趙
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
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爲萇也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
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
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大常卿徐整
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
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
授趙人小毛公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
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草木疏云陳俠傳謝
曼卿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
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
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
矣魏大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
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
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
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
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
分明下此即至楊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訛謬得

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丑良反）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辨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已說足之録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説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爲紂所屬自邠以北則皆爲獯鬻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

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内近於文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内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孔氏曰緜言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内之別名也漢書地里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爲唐虞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去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疎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息吏反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五曰雅六曰頌說見六義條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李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主文而譎古穴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風福鳳反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發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

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也並見風雅頌條下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召南今本皆誤作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有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别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得其眞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

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爲鶚楊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間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間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楊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間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間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比類求也孔氏曰毛氏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

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卧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鍾鼓樂音洛之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芼則以熟薦也傳曰芼以薑桂○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叙也凡詩之敘類此○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鍾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摶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爲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爲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爲絺恥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

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斁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曰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云從反纚山買反笄音鷄綃音消汙煩也鄭氏曰煩撋之用功深撋而尃反○釋文曰猶挼莏也○王氏曰治汙曰汙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若皆傳曰薄辭也○鄭氏曰澣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眷勉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爲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閫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

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轑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户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煑爲茹○張氏曰枲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據本草即蒼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欹筐也]○鄭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毛氏曰懷思寘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爲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祖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虺隤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夃音義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人君黃金罍[孔氏

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爲觥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爲罰爵也○鄭氏曰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釋文兕作兕曰字又作兕觥作觵曰字又作觥

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爾雅曰土戴石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釋文砠作䃴曰本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毛氏曰履祿綏

安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纍而蔓之踰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滎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 兩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 呂氏曰荒芘覆也 ○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 烏營反 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釋文縈作帶曰本又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 音終 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詵 所巾反 詵兮宜爾子孫振振 音真 兮

毛氏曰螽斯蚣蝑也 孔氏曰螽斯蝗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 ○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毛氏曰詵詵衆多也○王氏曰詵詵言其生之衆○陳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衆多也○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朱氏曰繩繩不絶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乖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此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之爲辭助桃夭爲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往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兎罝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反德賢人衆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兎罝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風至於使兎罝之人亦與其好德之彝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脩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擧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别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兎罝兎罟也孔氏曰兎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丁丁椓杙聲也孔氏曰杙謂橜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此椓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爲國扞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矦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兎作菟又作兎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矦好仇

毛氏曰逵九逵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兎罝施於中林赳赳武夫公矦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音浮)苢(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螽斯唯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人呼爲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難產)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楊氏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毛氏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說文曰襭以衣衽扱物謂之襭扱初洽反○朱氏曰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爾)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郭璞曰小筏曰泭筏音伐)○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

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典女
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
門之内姆傅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
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末乃陳
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
氏曰學記注以楚為荆○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
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不可得乃云子之既出
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悦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
鞭猶忻慕焉者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曰蔞
蔞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
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
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入淮墳
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枚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
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

爾雅曰汝爲濆又曰汝有濆（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作濆郭璞引遵彼汝濆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爲濆也）○釋文惄作愵曰本又作惄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巳遐遠也○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赬（勑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毛氏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長樂王[illegible]曰父母指文王也○毛氏曰孔甚邇近也○鄭氏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廣漢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

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
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頟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
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
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
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
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爲文王
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
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
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
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鳲鳩之義雖刺不壹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鳲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鳲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考鳲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嫁反五

毛氏曰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孔氏曰鳲鳩秸鞠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搆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爲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矦之子嫁於諸矦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滎陽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

鳩之不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
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壹能端然
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
人爲宗廟社稷以共祭祀爲職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矦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蘩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
沚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公矦夫人執蘩菜以助祭○長
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
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矦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去主婦被裼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
髲髢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雍移而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
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
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
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褻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孔氏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大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馬所以養廉耻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毛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鼈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虌○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惙惙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

之廣狹而有歛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蓱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 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孔氏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鬺之顏師古曰鬺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

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蘩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召伯爲二伯後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尒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綿字）○毛氏曰甘棠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陸璣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翦去伐擊也○鄭氏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真作舍也）○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茇甘棠之下以愛民訟○左氏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在之時甞憩息此棠樹之下今其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覩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孔氏曰鄭異義駁云埆者囚證於埆核之處埆音角○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毛氏曰墉墻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孔氏曰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

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忽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虵曰本又作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怍而從容自得

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革是有毛得稱皮）緎縫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云緎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孔氏曰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眞）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鸛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煮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緩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爲昬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昬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摽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甞不在民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摽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庶衆迨

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釋文曰梅韓詩作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塈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實三星五是噣釋天云咮謂之柳則噣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噣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毛氏曰寔是也○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孔氏曰衆妾

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昴留也（孔氏曰言物成就繫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襌被也（禮記玉藻注襌無裏音單）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忞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娣姪亦為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兄之子娣女娣也娣尊姪卑）董氏曰江沉嫡沱況媵今詩序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為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洍說文引詩作洍蓋古為洍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

范氏曰處媵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沱潛既道荊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二州皆有也

○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悲嘆之聲也○范氏曰嫡忘其褊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太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麞也孔氏曰續人注云齊人謂麕為麞

○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

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作麏曰本亦作麕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樕小木也孔氏曰釋木云樸樕心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為柱

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

以樸樕為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敕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氏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注去帨拭物之巾尨狗也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驚我之尨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婚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如容反矣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揄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揄翟次之

何彼襛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栘音移也孔氏曰郭璞曰栘似白楊肅敬雝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襛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

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

鄭氏曰喻王姬顏色之盛美　○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奢反

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絲緡夫

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王之

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爲美

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

有它義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

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

成也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伯之謂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

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

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

體相須爲治可見矣

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

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歟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豝言禽獸之衆多]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爾雅曰豕生三豵]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詩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 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

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封即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衞其在般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

鄭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芳劒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爲舟耿耿猶儆儆也朱氏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鑒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爲湯武而不應其聘○朱氏曰鑒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族之臣也故條類皆其兄弟○釋文曰鑒作監曰本又作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閑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

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爲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攺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攺其常操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古亘反閔既多受侮音武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慍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歐陽氏曰慍于羣小羣小人也○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

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子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爲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爲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反無訧音尤兮

毛氏曰訧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湅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序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爲君矣敘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爲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燕燕鳦郭璞曰齊人呼鳦
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
○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
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曰至野與
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
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
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
曰燕燕以興己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
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
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其
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
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鄭氏
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
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宜乃林反古人韻緩
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
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毛氏曰淵深也○
朱氏曰温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氏曰終温且惠
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
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揚氏曰州吁之暴宁之死戴
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
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温且惠矣（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勖己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己不見答於先
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緑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己以自責而
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
禍之本以爲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
謂過大而不怨是愈踈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人是
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莊
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
○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
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己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憂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已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氏曰喻州吁之爲不善

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正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毋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風曰曀○王氏曰曀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鄭氏曰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又通○釋文嚏作疐曰本又作嚏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瘵苦之辭也

曀曀其陰虺虺（虛鬼反）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靁之聲（朱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董氏曰韓詩作壇壇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

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曾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其與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董氏曰鏜石經作鼞說文亦作鼞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

居爰處以下三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為室家之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申兮

鄭氏曰于嗟歎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與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棘可以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

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説可謂幾諫矣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睍睆好貌○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説人而我獨不能説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井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栢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朱氏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雖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揔包意其閒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毛氏曰忮害也○朱氏曰貪求也○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閒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爲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釋文厲說文曰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

音例

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爲軌○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爲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爲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與濟有深涉以濟盈與雉鳴然後雉求其牝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校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雝雝鳴鴈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半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氏曰古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况於人君乎

招招照遙反舟子人涉卬五郎反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
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
朱氏曰以配男女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
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
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
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
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
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莫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孚容反
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
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
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
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
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
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
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
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孔氏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謂之芥菲似葍
莖麤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菲土瓜也○釋文曰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松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
蔓菁相似而異○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

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葅及羹亦佳○毛氏曰宴安也○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氏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誰謂荼苦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譴瘧鬼詩云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渭音謂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沿司空縣入河○說文曰湜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沚○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魚梁所以捕魚孔氏曰周禮歔人掌以時歔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閱容也○鄭氏曰遑暇也○程氏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爲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范氏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沚謂未嘗變也

○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爲潔而與之也鄭氏江有

詒箋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
得恤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
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
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
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
泳方並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曰言深
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說文曰匍手
行也匐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為

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
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為之耳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
以求之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
道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張氏曰皆婦人曲
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
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慉養也鞫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承
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
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
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
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張氏曰昔育恐育鞫而下言昔

者相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己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慉説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戸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鄭氏曰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肄習也○毛氏曰塈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乏無耳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始以我御乏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損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始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絶之曾不念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毛氏曰中露衛邑也王氏曰中露中露中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蒙茸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

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朱氏曰褎多笑貌○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陸璣草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已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釋文瑣作璅云依字作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爲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以是爲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己則不然其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將且也○毛氏曰以干羽爲萬舞孔氏曰萬者舞之揔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武舞用干戚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文舞用羽籥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

曰賢者容貌美大俁俁然在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歷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雉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爲之長三尺）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煇胞闇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氏曰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鄭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疏曰榛栗屬其子小似柹子表皮黑味如栗下濕曰隰苓

大苦孔氏曰孫炎云本草云苓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遍反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彼悲位反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言毖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釋文曰毖韓詩作秘說文作䀣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眞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旣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禰韓詩作坭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舝將行設之○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毛氏曰遄疾臻至也○鄭氏曰瑕猶過也張氏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自怨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爾雅曰歸異出同流肥○鄭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思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旣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剌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朱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爲之憂慇慇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勤亂世事暗君之比也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摧沮也○

釋文曰摧韓詩作誰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雱盛貌惠愛也○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毛氏曰亟急也○程氏曰只且辭也○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菲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

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黒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爲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狐赤而烏黒也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静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静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蹰直誅反

毛氏曰静貞静也女德貞静而有法度乃可説也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静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張氏曰後宫西北邃城隅俟我幽閑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宫城隅者後宫幽間之地也壯有静德又處於幽間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静女其姝姝好也石經作僾而不見説文曰僾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僾

静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説音悦懌音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静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悦懌皆願見之辭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音荀後放此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自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毛氏曰荑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菓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葅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戒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遙反之國人惡烏路反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淺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毛氏曰泚鮮明貌

長樂劉氏曰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
也○毛氏曰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
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曾氏曰籧篨
戚施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
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鄭氏
曰伋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謂宣公也○說文燕婉作嬿婉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
殄絕也蘇氏曰殄猶言病而不死者也○釋文曰洒韓詩作漼浼浼韓
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
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
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于偽反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劒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
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
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
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朱氏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鄭氏

曰顧念也○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鄘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鄭氏曰共姜婦人從夫謚○呂氏曰序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緫拂髦冠緌纓○孔氏曰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

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囟故兩毛也父母既没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纚色蠏反緌汝誰反鬌音朵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為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

○釋文曰髦韓詩作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羡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簒弑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鄭氏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范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爲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冓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閫內隱奥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長○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

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蒲典反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紒音計追丁回反紞丁敢反○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鄭氏曰象服者謂褕音遥翟音狄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爲不善當如之何○釋文佗佗作他他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晳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也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鬒黑髮也釋文曰服虔云髮美爲鬒如雲言美

長也屑潔也○鄭氏曰髢髲也不潔者不用髲爲善孔氏曰說文云髲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髲而自潔美○毛氏曰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揥揚眉上廣○朱氏曰且語助也○毛氏曰皙白皙○朱氏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戶木反爲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紲去熱之服也袢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紲袢焉所以自斂飭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盍自省容服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

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閒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閒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於遥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兎絲沬衛邑蘇氏
曰書曰明大命于沬邦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
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
淇水名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
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孚容反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
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
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
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
爲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
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
彊彊乘匹之貌○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惡頑之辭○左
氏傳奔奔作賁賁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 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 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 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也 ○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埶 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 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以梓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 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草木疏曰楸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爲女贄 朱氏曰榛栗可以備籩實 梓漆之供

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
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矣（起居反）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
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
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
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朱氏曰
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馬則又多桑而宜蠶○王氏曰
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
信善如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
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音官）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
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塞
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實而明猶曰誠明云爾
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毛氏曰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
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
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
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
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

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叙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毛氏曰蝃蝀虹也○程氏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莫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爾雅蝃作螮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周禮）

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鄭氏注曰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毛氏曰崇終也從旦
至食時爲崇朝○范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
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
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當惟
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
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
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息亮反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鼠卑汙
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
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
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共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於羣小以至於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孑孑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名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旟云旌皆通言尓謂卿大夫建旟亦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其下有旒縿朱氏曰縿旗之體也旒縿之垂也旄旟旌建之車後○縿所銜反旒力周反○毛氏曰浚衛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踈布之狀組密錯之狀祝疑為竝厚積之意○朱氏曰此設為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旟旟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旐縿言旟則亦有旄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王氏曰紕之

以爲組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

告之

毛氏曰析星歷反羽爲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旐縿有旒旟之稱未設旐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紕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

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

好賢則士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

○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

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彥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

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

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蒲末反涉

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悠遠而未至之貌

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范

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釋文驅作駈曰字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爲許人者盍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閒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毛氏曰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陸璣疏曰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括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王氏曰采蝱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紓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眞指許人以爲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

稺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說已見邶

淇奥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氏曰武公和釐侯子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瑳七河反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反兮赫兮咺况晚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况元反兮

毛氏曰興也奥隈也長樂劉氏曰奥謂水涯彎曲之地○長樂劉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逮也晋左思三都賦序云見綠竹猗猗則

知衛地淇奧之産○朱氏曰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毛氏曰猗猗美盛貌程氏
曰猗猗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考功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治
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僩寛大也赫
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大學曰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
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咺兮成德
輝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
釋文曰韓詩竹作藩徒沃反云藩筑也石經同毛氏曰綠王芻也竹
萹竹也咺韓詩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
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青言其色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
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諸侯及
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
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王用三采而璂飾七○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
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
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寛
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毛氏曰金錫鍊而精
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爾雅曰寛綽也郭璞
云謂寛裕也○程氏曰寛弘裕也綽開豁也○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
禮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車箱

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毛氏曰寬緩弘大則雖戲謔不爲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孔氏曰莊公楊武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不忘君張氏曰此詩意怨而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

毛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也寤覺永長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釋文曰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薖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臞者

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頎長貌○鄭氏曰褧襌也衣錦尚之以襌衣為其文之太著說文曰褧檾也檾枲屬○朱氏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王氏曰言族類之貴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犀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兮二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領頸也蝤蠐蝎蟲也孔氏曰蝤蠐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瓠犀瓠瓣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首廣顙而方鄭氏曰螓謂蜻蜻也○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方○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毛氏曰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輔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白黑分朱氏曰白黑分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注上二句在衛

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鋭反于農郊四牡有驕起橋反朱幩符云反
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直遥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農郊近
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驕壯貌幩飾也
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
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鑣盛貌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介
麃麃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
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蓋厭翟也次其羽使相厭也○朱氏曰言莊姜
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
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
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

親視之故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
曰說本或作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
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
士有朅欺列反
孔氏曰河在齊西北流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
曰北流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
施之水中說文曰濊礙流也○朱氏曰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鮪鮥音洛也孔氏
曰郭璞云鱣今赤鱣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陸
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以今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發
發盛貌釋文曰魚著網尾發發然葭蘆菼薍五患反也孔氏曰郭璞云蘆葦也薍似葦
而小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以今驗之蘆薍別草也揭揭長也○鄭氏

曰庶姜謂姪娣○毛氏曰孽孽盛飾○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鄭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釋文曰發韓詩作鱍孽韓詩作钀揭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戶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摯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班於禽犢不足紀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顛沉其生亦可傷哉故氓之詩不罪於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煩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氏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鄭氏曰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毛氏曰丘一成爲頓丘○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朱氏

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毛氏曰垝毀也○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李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毛氏曰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賄財遷徙也○歐陽氏曰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曰桑之沃若以比盛者容色美盛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毛氏曰鳩鶻（音骨）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朱氏曰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深自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爾非眞以士之耽爲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車帷裳(子廉反)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隨墜也○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童容也○孔氏曰童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爽差也○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棄而歸也女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早也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早起夜卧無有一朝不然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己○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爲畔畔崖也)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

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
其反之謂也○說文旦旦作悬悬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唯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 他歷反 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思衛乎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 于萬反 兄弟父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 七可反 佩玉之儺 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滺滺 音由 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滺滺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櫂 直教反 舟 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饒○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歐陽氏曰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釋文滺滺作浟浟日本亦作滺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其季反）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此草支葉柔弱）○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容刀也○孔氏曰大東云鞙鞙佩璲璲佩玉也○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毛氏曰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孔氏曰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為之）甲狎也○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揜矣○釋文曰甲韓詩作狎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范氏曰夫人

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没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説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子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孔氏曰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而不傾者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于僞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録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于僞反)王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朅武貌○鄭氏曰桀英桀○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朱氏曰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

朱氏曰蓬草也首如飛蓬髪亂也○毛氏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爲說己容)

膏所以膏首面沐盖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

非専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絶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

首疾也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孔氏曰諼訓忘非草名]背北堂也[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揔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痗病也○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朱氏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痗焉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董氏曰韓詩作焉得萱草]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多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邪與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迨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毛氏曰石絕水曰梁○范氏曰孤獨行於水之梁失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盧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楙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也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朱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釋文云玖字書云玉黑色○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為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

矦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矦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太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爲酒○孔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粢稷也孔氏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去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穄也穄子例反○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直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

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平王宜臼幽王子)

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牆而棲曰塒(孔氏曰寒鄉鑿牆為雞作棲)○朱氏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氏曰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氏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塒作時曰本亦作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職反爲桀括至也○鄭氏曰
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
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于萬反害
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子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
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荀子曰以陽爲充孔揚則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括也○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鐷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
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
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謂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朱氏曰只且語助聲○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
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
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孔氏曰翿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
○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
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
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

方伯鄰國共保助之宋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况幽王之禍申侯實爲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讎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長樂劉氏曰六卿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漂蕭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它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彊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呂侯後爲甫侯○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草也鄭氏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居疑反）饉（音覲）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

中谷有蓷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蓷鵻（音佳）也（孔氏曰釋草云萑蓷郭璞云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蕳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茺音充蔚音尉）○孔氏曰暵燥也○毛氏曰仳別也○程氏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鄭氏曰嘅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長也長茂者也長茂者爲所暵○毛氏曰條條然歗也○程氏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董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毛氏曰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啜韓詩作惙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諸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卽位將卒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illegible]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illegible]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支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鄭氏曰尚庶幾也○毛氏曰罹憂吪動也○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兎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兎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兎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音孚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古孝反
毛氏曰罦覆車也孔氏曰下傳罿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罬謂之罿罿謂之罦罦覆車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罬早覓反罥古縣反造爲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
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罿罬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日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毛氏曰水厓曰滸○滸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爲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氏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 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 順春反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洒下漘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一不敢有所爲○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孔氏曰既以葛蕭艾爲喻因以月秋歲爲文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 孔氏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 ○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 五蓋反 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爲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盖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尺鋭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孔氏曰毳衣衣三章裳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同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玄冕而下者諸之卿大夫也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啍啍重遲之貌璊赬敕貞反也孔氏曰赬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赬毳衣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鵻其赤者如赬二章各舉其一爾○王氏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啓之以納後喪於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鄭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緇側基反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毛氏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王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程氏曰宜言其稱○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粲餐蘇尊反也王氏曰粲粟治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春導之役是也○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爲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爲子更爲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予授子之粲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爲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起]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傍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折言傷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

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
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
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毛氏曰
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内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蘄雖拒仲而意則
與之如侍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
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
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
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
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
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
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

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

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褒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毋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爲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襢音袒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

孔氏曰織組者揔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禽之府也○朱氏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也襢裼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爲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釋文叔于田作大叔于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户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孔氏曰鴈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善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朱氏曰抑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氷忌抑鬯敕亮反弓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鴇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氏曰掤左傳作氷箭筩蓋也鬯弓弢吐刀反弓孔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謂弢

弓而納之弢○朱氏曰鬯弓囊也○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
矢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
釋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叚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去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呂反狄于竟陳其師旅翱五羔反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乎翱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甲也○孔

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鄭氏曰二矛酋矛
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其飾相累又去一矛而有二備折壞○毛
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蓋絲纏而朱染
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朱氏曰翱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
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去荷舊音何謂
刻矛頭受刃處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釋文云韓詩喬作
鷮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音敕由反中軍作好呼報
反毛氏曰軸河上地也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
遠○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謂御者右
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
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
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
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土刀反搯者拔兵刃以習
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超距勝
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
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遥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羔裘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以朱反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毛氏曰如濡潤澤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朱氏曰其語助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也○毛氏曰渝變也○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董氏曰韓詩彼其作彼已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悅絹反以豹皮也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褎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也司主也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朱氏曰英裘飾也○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朱氏曰粲光明貌○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祛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擥祛起居反袂面世反也孔氏曰喪服云袂屬幅祛尺二寸則袂是祛之本祛爲袂之末俱是衣袖○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寁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魗棄也孔氏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蘇氏曰好舊好也

武公之朝盖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寔故也不寔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呼報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翺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鴈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解見大東○鄭氏曰弋繳音灼射也孔氏曰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茀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矰音增茀扶弗反夫婦相警覺以夙興○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也○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内則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

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於侍御]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觿燧箴管紛帨凡可佩之物也○蠙毗民反觿宜爲反燧徐醉反管古緩反紛敷文反帨所類反]問遺[尹季反]也[孔氏曰曲禮去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鄭氏曰順謂與已和順○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婚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娶謂復請妻者]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再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餐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

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絶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如字）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恤旬反）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音謹）也（孔氏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所以納閒（孔氏曰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閒）孟姜齊女○鄭氏曰洵信也○毛氏曰都閑也（孔氏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妖冶閑都）○王氏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歟）

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貧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嘗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
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
也今覩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
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鄭氏曰游猶放縦
也○毛氏曰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草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游龍是茲草也其枝幹樛蚤者土處便生根如龍也）○董氏曰
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

指序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
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
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
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反）而和（胡卧反）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蘀槁（苦老反）也（鄭氏曰槁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則落葉謂之蘀）○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陳氏
曰風其吹女者吹蘀槁也○鄭氏曰叔伯羣臣相謂也
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鄭氏曰權臣祭仲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則爲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起連反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國人思大國之

正己也 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側巾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

也且 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説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歐陽氏

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

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

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

國思我者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

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于軌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

潁○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 芳凶反 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 胡卧反 男行而

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迎者有

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

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

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

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

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但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褧襌(音丹)也蓋以襌縠(戶木反)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側基反)衣纁(許云反)袡(如鹽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鼎反)者茹藘茅蒐(所留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草故去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陂(彼宜反)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朱氏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墠作壇曰依字當作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

踐行列貌（傳 伐柯）即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俟其就己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毛氏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敕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丑珍）瘳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又上去）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爲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屛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顚顚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

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純諸允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惠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絕於善道乎○董氏曰石經作子裣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瓀如兗反珉亡巾反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不來者言[illegible]不來也

挑他彫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氏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爲樂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故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逢石經挑作叏許慎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毛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嚮之者乃暗於情僞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爲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落我員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細繒也綦巾蒼艾色○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曰今共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

衣綦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氏曰彼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去且得少留以喜樂我去○釋文曰員韓詩作魂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氏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荼英荼也鄭氏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一黃地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茅荼秀亦以白色為如荼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鄭氏曰茅蒐染巾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於阮反兮邂戶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氏曰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草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

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爲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君之失道也爲可刺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前漢地理志古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旬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氷巳釋水則渙渙泆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水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蕑蘭也陸璣䟽曰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鄭氏曰既巳也洵信也○毛氏曰訏大也勺藥香草陸璣䟽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冨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爲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閑之處士曰巳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又以勺藥爲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文曰洵訏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

爾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音惟淄側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蘇氏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孔氏曰哀公不午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朱氏曰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爲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又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纚色蟹反

蟲飛薨薨呼弘反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蘇氏曰子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曾氏曰無庶予子憎庶無憎予與子也○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王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與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愼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竝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巳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顔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巎音皆乃高反釋文曰峱崔靈恩集注本作嶩○董氏曰考於地記嶩峱巎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釋文曰儇韓詩作婘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雅曰狼牡貛乎丸反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鄭氏曰素爲充耳所以縣音玄瑱吐遍反者或名爲紞孔氏曰紞即今之絛繩用雜綵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紞都覽反○毛氏曰瓊華美石○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鄭氏曰青紞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紞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

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氏曰履隨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隨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屛之閒曰闥○朱氏曰發行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縣繫之名置箭壺內以為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號令不時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群臣促遽顛倒衣裳群臣之朝別色始入群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瞿知其爲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年左傳去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

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爲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旣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旣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朱氏曰從相從也○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旣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氏曰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旣耕而東西踐蹋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朱氏曰欲樹麻者先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旣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爲不能禁制○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旣以正

禮納文姜當蚕裁制之曷爲又養其蕍而至於極也
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
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者必
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極
其蕍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
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佃甫田爲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揚子曰田甫田者莠驕
驕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出訥反
而弁兮
毛氏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釋文
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也孔氏曰周禮掌
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
以爲兩角丱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

然巳加冠弁爲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
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所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
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
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
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以掩兎綱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兎是○盧爲田犬也逡七旬反令令纓環聲孔氏云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言人君
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
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
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氏曰鋂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強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
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隱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閑梐枑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陸氏草木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之美者○勃海胡氏曰毛云鰥大魚孔潁達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鱮爲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鱮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言盛也○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常容反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音各反簟茀音弗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簟蔽車之後户也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爲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茀作箄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濔濔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釋文濔濔作儞儞曰本亦作濔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朱氏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桓公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

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正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横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嘆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之巧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綵畫為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有題為捷黠射之難中以中為俊)○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雪戀反射則貫兮四矢反兮

以禦亂兮

王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爲清眉爲揚選齊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

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宜爲我甥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陿音洽隘於懈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爲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踈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凉之意○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女婦未見賢遍反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繚音了漱悉候反○毛氏曰要褄也襋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褄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爲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襋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攕山廉反去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攕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

心是以爲利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帝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婦
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
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
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
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
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
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
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
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大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
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
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迷○鄭氏曰無度言不可
以寸尺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
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爲之
晉趙盾爲輅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
○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
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范

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者主君公車之行列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輗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官音患輗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藚水蕮音昔也孔氏曰水蕮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蕮也葉如車前○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黶音黶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爲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遥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云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令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爲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

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爲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貴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徭發）

陟彼岵（音户）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陳氏曰岵也屺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已之心之爲深切也）○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尚庶幾愼之哉猶

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兮音起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耆常志反寐也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土田陿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彊陵弱衆暴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爲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揔解之○孔氏曰魏雖地狹民稠未必即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陿隘耳○釋文閑閑作間間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巳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徒丹反）剌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苦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直連反）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爲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湄者清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漣瀾雖異而義同）○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一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有懸者是貆獸也）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

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爲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爲車之輻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去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順倫反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爲囷孔氏曰方者爲倉鶉鳥也爾雅郭璞注曰鶉鷂之屬也○鷂鳥含反孰食曰飧說文曰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毛氏曰貫
事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
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徃矣將去女與之
訣别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
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掊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
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
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
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
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
有道之國而赴遡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
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户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
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呼也○廣
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
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絶也故著其情於詩
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絶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
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
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恒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

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
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
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儉不中丁仲反
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音洛也此晉也
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
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爲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揚氏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
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

鄭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深思遠
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
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
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蛬俱勇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也○陸璣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
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莫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去已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
○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
瞿然○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廣漢

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為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肖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謂廣周慮也

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朱氏曰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所懈反）埽（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鍾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朝廷不能以洒埽非不好絜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瞢然無所知將爲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而馳驅子有廷內何不洒埽子有鼓鍾何不鼓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爲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頹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又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爲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樞荎（田節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枌（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它人取之以爲己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俗語曰種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檍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爲弓弩幹○樗敕書反檍於力反）洒灑（色蟹反）也（孔氏曰洒謂以水濕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考擊也○鄭氏曰保居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

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吕祿棄軍其姑吕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然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然巉巖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孔氏曰釋器黼領謂之襮孫氏注云繡刺繡文以褔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繡黼爲領○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鄭氏曰君子謂桓叔○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旣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爲綃○孔氏曰綃繒名○郊特牲䟽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厓石間曰粼粼）○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能脩其政知其蕃（音煩）衍（延善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䟽云聊語助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本草同）今以兩手爲掬則掬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例）○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爲匊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

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亡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鄭氏曰三星謂心星也爲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孔氏曰毛以秋冬爲婚時王肅云謂十月也○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歎也○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反逅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爲昏姻則不得稱邂逅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釋文逅作覯曰本又作逅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戸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特之先後方東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爲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必政反)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王氏曰湑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佽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

弟胡不佽焉言苟以它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九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爲裘以豹飾祛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曰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毛氏曰祛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孔氏曰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褎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北風刺虐則去携手同行碩鼠則去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釋文褎作褏曰本又作褎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

子之子平是爲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爲
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
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
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
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魚世反稷黍
父母何怙音户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鴇之性不樹止王氏曰肅肅疾也
孔氏曰鴇羽連蹄樹立則爲苦○釋文曰鴇似鴈而大無後指集止也○孔氏曰孫炎
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稹○鄭氏曰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稹之忍反迮側百反梱口本反
致直置反○毛氏曰栩杼食汝反也孔氏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爲皁或爲皁斗可以染
皁柞子各反櫟力的反盬不攻致也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
爲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盬是盬爲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鄭氏曰蓺樹也○
毛氏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爲危
苦如鴇之樹止我迨王事不能播種五穀我父母將何
怙乎○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
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
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
也
肅肅鴇行户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
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虋亡昆反赤苗芑虗紀反白苗郭
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朱氏曰

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卑政反晉國其大夫爲于僞反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反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去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曷爲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之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忠我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伯鷩冕七章衣一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爲繡○絺恥知反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孔氏曰謂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方豈不足以爲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程氏曰燠暖亦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暖

喬琳爲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

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爲泚臣王師復振且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録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公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illegible]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王雖不能[illegible]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杕音弟杜特生陰寡道左道東也

○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也）○范氏曰杕杜陰至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杕杜之不若也○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

○釋文曰韓詩噬作逝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孔氏曰獻公詭諸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illegible]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傳曰晉[illegible]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陳氏曰逃亡[illegible]）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它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蘞亦生蔓而蒙於野中陸璣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殯未久也○

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大申生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之然反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苓起興○毛氏曰苓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程氏曰又重誡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隱辟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 孔氏曰所謂菫荼也 ○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巳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辟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朱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太費是爲伯翳列女傳云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

孫德公又徙於雍去○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版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𢧜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爲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強直者之可與有爲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栗人反）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丁歷反）顙（桑黨反）也（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騂騮盜驪赤兔的盧之稱）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

秦仲也○毛氏曰耋老也八十曰耋○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田結反）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音洛）焉（孔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爲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眉冀反）從公于狩

王氏曰駟驖言純駟也○毛氏曰驖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驖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亡悲反)春秋獻鹿豕群獸(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朱氏曰牡獸之牡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驃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毛氏曰拔矢末也(孔氏曰以鏃爲首故拔爲末)○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盧端反)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許喬反)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鄭氏曰置鸞於鑣異於乗車也(孔氏曰乗車鸞在衡和在軾)○毛氏曰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況廢反)曰獫短喙曰歇驕○朱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音沃)續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音谷)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之忍反)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乗此天)

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孔氏曰俴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
後兩端之横木也所以收歛所載故名收馬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也兵車當輿之内從
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入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五五束也楘歴
録音禄也梁輈輈上句古侯反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歴録也
孔氏曰楘歴録也輈者轅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
之衡則横居轅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一輈之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歴録故謂之五楘
也○陳氏曰輈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乗前軫直逼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
車之進退以轅爲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轅則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楘游環靷環
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鄭氏
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
靷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
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乗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於檢反軓

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鄭氏曰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
金飾續靷之環○孔氏曰揜軓謂輿下三面材以版木横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也軓在軾前横木映軓故鄭
氏云軓在軾前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别以皮爲
二靷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左傳云兩靷將絶是横軓之前别有驂馬二靷也鋈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
白金以沃灌靷環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朱氏曰揜軓在軾前軫上靷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從繫
陰板之上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白金沃其環以爲飾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
也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蓐劉熈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訓爲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
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朱氏曰轂所以貫車輪者騏騏文
也左足白曰馵孔氏曰色之青黒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後足白爲馵○
孔氏曰婦人閔其君子去言念君子温然其如玉今乃
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朱氏曰心曲心
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

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順允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騏見前章○鄭氏曰赤身黑鬣力輒反曰駵孔氏曰今人猶謂此爲駵馬○孔氏曰黃馬黑喙曰騧○驪解見駉○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騑芳菲反也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毛氏曰龍盾畫龍爲盾也合而載之孔氏曰盾以木爲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於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朱氏曰盾干也載之以爲車上之衛也○鄭氏曰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毛氏曰軜驂內轡也孔氏曰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而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蘇氏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氏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群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魯豆反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俴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俴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陳氏曰今爲馬甲之札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鄭氏曰孔羣者言甚調和也○毛氏曰厹三隅矛也錞鐏徂寸反也孔氏曰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鋈以白金爲其錞也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鐓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毛氏言錞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朱氏曰鋈錞亦以白金鋈之也蒙討羽也伐中干

也苑文貌鄭氏曰蒙尨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尨伐○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去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虎虎皮也韔弓室也○鄭氏曰鏤刻金飾也○毛氏曰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膺胷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是以金飾帶若金之婁胷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孔氏曰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王氏曰韔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閉紲息列反緄縄縢約也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去有柲注去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柲也紲繫也置弓柲裏以繩繫之因名柲爲紲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韔中也○朱氏曰檠弓體使正也○朱氏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毛氏曰厭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

釋文厹作叴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爲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興也蒹薕葭蘆也孔氏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彊蘆葦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爲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遊○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氏曰蒹葭必待霜然後

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程氏曰順而求
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孔氏曰謂未乾爲霜)
躋升也○爾雅曰水草交爲湄○毛氏曰坻小渚也○
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蒹葭采采白露未巳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
且右遡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巳猶未止
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
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
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
爾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
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
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遠有周地然旣有天子之命矣轂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反)丹
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稻梅柟如鹽反也孔氏曰稻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爲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朱氏曰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星歷反之揚氏曰玉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厚漬辭賜反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范氏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寛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寛平處也○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毛氏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氏曰黻之狀兩已相戾也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繡刺繡○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爲美者死不爲義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違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宧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黙

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自以所見起興也○陶淵明詩曰制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於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鄭氏曰穴壙也○毛氏曰惴惴懼也○鄭氏曰慄慄懼也彼蒼者天愬之○毛氏曰殲盡良善也孔氏曰盡殺我善人○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穆公子

鴥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之然反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鷂羊召反彖許穢反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氏曰欽欽不解之意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程氏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鴥作鴪

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草木疏去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氏草木疏曰駮駮馬駮馬梓榆也梓榆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毛氏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朱氏曰靡樂憂之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穠矣檖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異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孔氏曰康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襺（古顯反）也（孔氏曰玉藻云纊爲襺緼爲袍純著新綿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氏曰仇怨也○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毛氏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仙列反）衣近汙垢（朱氏曰澤裏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汙音烏垢古口反）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丈六）○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力馳反）姬之難（乃旦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

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爲康公之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爲孝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循是心而賦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充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成證反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毛氏曰乘黃四馬也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渠深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釋詁文○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

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簋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簋稻器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皥虙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孔氏曰明猪尚書作盟猪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

變風作矣○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寧愼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氏曰子稱幽公也○毛氏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孔氏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惟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朱氏曰言此人遊蕩於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荒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鷺羽

毛氏曰坎坎鼓聲○朱氏曰值植也○爾雅曰鷺舂鉏陸璣云齊魯謂之舂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鷺青脚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毛氏曰鷺鳥之羽可以爲翳○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

毛氏曰盎烏浪反謂之缶孔氏曰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翿翳也○爾雅翿作纛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欺冀反）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孔氏曰應劭云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

毛氏曰枌白楡也栩杼也（解見山有樞鴇羽）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氏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翺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説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下章又云其相約以往（范氏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釋文曰差韓詩作嗟○董氏曰説文引詩作市也媻娑媻古文作婆字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也○鄭氏曰越於鬷揔也○毛氏曰邁行也荍芘（音毗）芣（音浮）也（陸璣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孔氏曰男女揔集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説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音酉僖公也愿音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孔氏曰僖公孝幽公子○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恣故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董氏曰掖石經作亦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毛氏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附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氏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閔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有爲○釋文曰樂舊作樂晚詩本有作𤻲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鄭氏曰齊姜姓○歐陽氏曰其首章既言雖小亦有可爲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爲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奥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君脩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少爲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孔氏曰謂漸漬使之柔忍也○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氏曰傳以晤爲遇釋言云遇偶也亦爲對偶之義○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范氏曰菅以爲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反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爲期明星煌煌音皇

毛氏曰興也牂牂然盛貌○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氏曰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爲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音閑）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蘇氏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鴞（戶驕反）萃（徂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

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鴞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鴞一名梟一名鴟瞻卬云爲梟爲鴟俗説以爲鴞即土鴞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萃集也訊告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則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荆棘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棓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爲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孔氏曰宣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卭其恭反有旨苕徒彫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卭丘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卭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

鄭氏曰旨美也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茂也○毛氏曰苕草也孔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濕此則生於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誑也朱氏曰侜張欺誑也○朱氏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有叢林之藪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藪昏則讒誣者至丘言平廣之地則有美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程氏曰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令音零適都歷反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甗甎也瓴音令甋音適甗力斛反甎草沿反○鷊綬草也陸璣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程氏曰惕惕懼也○歐陽氏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董氏曰鷊舊作虉說文引詩亦爲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王氏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序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

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 毛氏曰舒遲也窈糾舒之

姿○釋文皎作皦曰本又作皎

月出皓 胡老反 兮佼人懰 力久反 兮舒懮 於久反 受兮勞心慅 七老反 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懰好也○朱氏曰懮受憂思也 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 ○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釋文懰作劉曰本又作懰

月出照兮佼人燎 力召反 兮舒夭 於表反 紹兮勞心慘 七感反 兮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燎明也 董氏曰燎則其光與月並 ○朱氏曰夭紹糾緊之意○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 陳風 林刺靈公也淫乎夏 戶雅反 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孔氏曰靈公平國共公子楚語云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孔氏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 繩證反 馬說 音稅 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爲駒○釋文駒作驕曰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爲靈公觝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觝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

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 彼皮反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息嗣反 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音何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 他弟反 泗 音四 滂 普光反 沱 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毛氏曰陂澤障也 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 ○說文曰蒲者似莞 音桓 而褊有脊滑柔而温 爾雅曰莞苻蘺爾雅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 ○毛氏曰荷芙 音符 蕖 其居反 也 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茄古牙反蕸音遐蔤亡筆反蒻音若藕五口反 ○

鄭氏曰寤覺 音教 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 古顏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其員反 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烏玄反

毛氏曰蕑蘭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 戶感反 萏 大感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魚檢反

寤寐無爲輾張輦反轉伏枕

毛氏曰菡萏荷華也○李氏曰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氏曰儼矜莊貌○朱氏曰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録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愼去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去鄶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其國北鄰於虢

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爲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爲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卿去召人以環絶人以玦玦古穴反○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捨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朱氏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去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翱翔猶逍遥也○毛氏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揔揔耳哀遽之狀也欒

欒瘠貌慱慱憂勞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鑚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爲一歲服歟○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悈人說文欒作臠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唯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猶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於既練之服雖無所攷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爲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爲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爲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爲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丈羊反)楚疾恣(姿利反)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毛氏曰萇楚銚(音遥)弋也(孔氏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䟽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孔氏曰猗儺然枝條柔弱○毛氏曰夭少也○呂氏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爲喻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夭如厭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葢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萌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葢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葢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　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

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
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鄭氏曰迴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毛氏曰怛傷也○范氏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惡政之及民也張氏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程氏曰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朱氏曰顧瞻周道而思王室○前漢王吉引詩偈作揭怛作㥬

匪風飄符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迴風曰飄孔氏曰迴風旋風也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溉滌徒歷反也鬵釜屬孔氏曰釋器云䰝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雖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之耳○䰝即陵反甑同音○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與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音浮蝣音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

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挻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孔氏曰蜉蝣郭璞曰似蛣蜣有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蛣起吉反蜣音羌楚楚鮮明貌○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朱氏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蓋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說文楚楚作𪓐𪓐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舍息也

○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于萬反)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孔氏曰共公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外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氏曰擔揭也)○孔氏曲禮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注去柲猶柄也○柲音秘)○毛氏曰祋殳也(孔氏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戈殳俱是短兵祋字從殳故知祋爲殳也)賢人之官不過候人彼曹朝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毛氏曰芾韠也(孔氏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緼(烏本反)芾黝(於糾反)珩(音衡)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覊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綴綴表也說文曰髙懸羊皮以驚牛馬曰祋則以祋爲表矣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

毛氏曰鵜洿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

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氏曰咮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
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
季女斯飢
程氏曰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氏詩曰林木南
山薈蔚時工斤樵爇斧競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
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飢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董
氏曰薈集注作嬒孌作嫡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結兮
毛氏曰興也鳲鳩秸(於入反)鞠也(李氏曰鳲鳩爾雅以爲秸鞠方言以爲戴勝今乃鶻鵃也)
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
○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
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
間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
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
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
伊騏(音其)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
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去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毛氏
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
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
吊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氏曰鳲鳩常言在桑
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
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
禮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綦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
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
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胡不萬年
榛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
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
頌之乎
鳲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
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
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

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稂童粱孔氏曰稂一名童粱是禾之秀而不實者○鄭氏曰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洌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慨然旣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寖曰本又作浸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粗科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蓍筮草也陸璣蟲魚疏曰似藾蕭青色科生○京師解見公劉之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

毛氏曰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程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旣芃芃然

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旣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
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曾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又勞之今蔑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

豳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
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杜預云
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
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
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
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
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
之野孔氏曰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
隰野之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
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

以比序已志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矦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

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毛

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
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
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
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
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
人固不可恣也楊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常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
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韡韡莫知爲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
也○楊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
○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
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炎輒
反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人正爲紀○范氏
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
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趯日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去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
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氏曰火以六
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始降可以授
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般
正月也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外之餘謂數從一
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般正月斗建丑之月也○程氏曰一之日猶
去冬之日夏之日也○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觱
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鄭
氏曰褐毛布也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卒終也○毛氏

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孔氏曰斗建寅之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
耒耜也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
國一月也于訓爲於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氏曰夏之二月斗建卯之月也民無不
舉足而耕矣○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
也○毛氏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孔氏曰釋言去畯農夫也孫炎曰農
夫田官也郭璞曰令之嗇夫是也○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
章廣而成之○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
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張氏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
年前提掇故頻舉七月爲言○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
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
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爲是故也○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
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歐陽氏曰農

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
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
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
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
豳風○董氏曰觱發說文作滭冹栗烈集注作栗冽按
烈從火不得爲寒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溫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孔氏曰即葛覃
黃鳥也懿筐深筐也○朱氏曰遵循也○毛氏曰微行牆

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
始生宜穉桑也○毛氏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
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蘩皤蒿也
所以生蠶○孔氏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祁祁衆
多也程氏曰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
感其物化也孔氏曰旣感事苦又感陽氣○程氏曰殆庶幾也○孔
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
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氏曰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王氏
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氏曰
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於此之時女執持
深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

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
緩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
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感
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冨貴之子及時而行也○朱氏曰殆及公
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張氏曰此章
次於耕事者重昬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婚姻
以時則男女正矣○釋文殆作迨曰音待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他彫反桑取彼斧斨
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覔反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氏曰薍五患反爲萑葭音加爲葦孔氏曰釋草云薍似葦而小者初生者爲菼長
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孔氏

日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筐筥注去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植直吏反槌直追反○程氏曰
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
王氏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鄭氏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毛氏曰斨方銎曲容反也孔氏曰破斧傳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孔
異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氏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
故枝落之而采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束而采之○孔氏曰左傳
去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去角而束之曰猗○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
作掎蓋掎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爲掎也○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
也女桑荑徒奚反桑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
桑也○鶪伯勞也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氏
曰豳處西北寒氣之來大率晚耳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
也○孔氏曰績緝麻之名○毛氏曰玄黒而有赤也朱

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孔氏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
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土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考工
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湥玄則史傳闕○王氏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湥故載
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也陽明也孔氏曰謂朱色光明○鄭氏曰七月流火
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文本於此○孔氏曰民知將
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程氏曰蠶長
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
女桑皆用斧斨○毛氏曰七月鳴鶪八月載績絲事畢
而麻事起矣○朱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
玄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王氏曰染以朱孔陽爲難言我朱孔陽則玄黃不足道也
○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
裘獻豣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

日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取彼狐貍則已欲爲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𨒪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便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玄冕豈不用玄乎

四月秀葽於遥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牽反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爾雅釋草玄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蜩螗也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孔氏曰隕蘀十月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皮葉落隕地爲蘀○鄭氏曰于往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董氏曰齊東郭書衣貍製○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氏曰唯田國人竭作故曰同○鄭氏曰不用仲冬亦𨒪地晚寒也○毛氏曰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張氏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王氏曰隕蘀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蘀爲取貉狐貍之候也○孔氏曰既言

捕取狐貍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纘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氏曰獻豜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貉狐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貍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氏曰考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朱氏曰宇簷下也○蟋蟀解見唐蟋蟀孔氏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毛氏曰穹窮窒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孔氏曰熏鼠令出其窟○毛氏曰向北出牖也孔氏曰士虞禮云祝啓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爲寒之備不塞南窻○朱氏曰塞向以當北風墐塗也庶人蓽戶孔氏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孔氏曰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寒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又曰若揔言一歲事則寒暑一周又爲終歲故上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孔氏曰蟲

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毛氏曰鬱棣大計反屬薁蘡薁也孔氏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去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蘡於盈反○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李氏曰可茹公儀為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氏曰菽豆也○毛氏曰剝擊也孔氏曰棗須就樹擊之春酒凍丁貢反醪老刀反也孔氏曰此酒凍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糵必時注去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蘇氏曰夏不可以釀故為此酒以繼之○鄭氏曰介助也爾雅曰介右也○毛氏曰眉壽毫眉也孔氏曰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知眉謂毫眉也○長樂劉氏曰壺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尚爾孔氏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去圃為場之漸○毛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蕡枲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蕡扶刃反枲息似反○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荼解見谷風○毛氏曰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為薪故曰惡木○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

不蓄也○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朱氏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賔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程氏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鄭氏曰瓜瓠之蓄麻食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之具○朱氏曰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毛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孔氏曰蹂踐禾稼則謂之場○孔氏曰納謂納於場○禾解見下○孔氏曰種植嘉穀名爲稼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爲稼一日在野日稼○黍稷解見黍離○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董氏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按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種音衆所謂藝○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藝之字孔氏曰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所納之備也○朱氏曰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毛氏曰入爲上出爲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董氏曰蓋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鄭氏曰爾汝也○毛氏曰宵夜也○程氏曰綯所用蓋屋毛氏曰綯絞也○孔氏曰綯繩之絞也○鄭氏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鄭氏曰亟急也○毛氏曰乘升也程氏曰乘屋蓋治也○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去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

民治野廬之屋也○董氏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閑可以治之○孔氏曰播種也○
張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
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子曰
民事不可緩也詩去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范氏曰亟其成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范氏曰天
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
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
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四之日其
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久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朋酒斯饗曰
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虢彭反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氏曰冰盛水
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
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
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孔氏曰凾土晚寒故可夏正月
藏冰又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朱氏○曰凾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
毛氏曰凌陰冰室也○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
須開○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須冰是其
後用時也周官凌人夏頒冰○孔氏曰西陸朝覿而出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
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
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須賜臣下也○孔氏曰月令仲春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
薦之鄭氏凌人注云為二月將獻羔而啓冰○丘氏曰肅嚴氣也○毛氏
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氏曰設兩樽之朋酒斯為飲酒之饗禮

○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曰稱舉也○兕觥解見卷耳○毛氏曰疆竟也○孔氏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 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爲下也備暑所以爲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 ○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反鴞于嬌反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歐陽氏曰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鸋鴂 郭璞曰鴟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鴟鴞爲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繼言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鸋鴂亦梟之類也○呂氏曰鴟鴞惡聲之鷙鳥也詩有鴟萃止

又翩彼飛鴞又爲梟爲鴟蓋梟之類○鸋音寧鴂音決怪古拜反梟古堯反○歐陽氏曰鳥
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程氏曰不知呼鴟鴞者主何物○鄭氏曰
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
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歐陽氏曰今鴟多攫鳥子而食○毛氏曰恩愛也
○程氏曰鬻育也○朱氏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
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本程氏說○程氏曰鴟鴞謂
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朱氏曰周公託爲鳥言以自比○呂氏曰
殷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
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
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
汝殷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范氏
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及天基命定命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

故也
鸋鴂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
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寧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
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
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
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鬻
子之閔斯言也恩愛勤苦育養此子誠可閔惻也周
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氏曰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鄭氏曰
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

處也○鄭氏曰下民巢下之民也○程氏曰迨天之未
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
之朱氏曰亦爲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
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孔氏曰王肅云周
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
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釋文曰桑土韓詩作杜方言
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氏曰石經作桑杜方言云荄杜根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
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撠京劇反挶俱局反也孔氏曰說文云撠持也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
也○朱氏曰捋取也○毛氏曰荼萑苕音條也孔氏曰薍爲萑萑苕
謂薍之秀穗也○朱氏曰荼萑華可藉巢者○程氏曰蓄積租取也王氏曰與租賦

之租同○王氏曰卒盡也○毛氏曰瘏病也手病口病孔氏
曰口病明手亦病也○釋文曰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
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氏曰亦爲鳥言所以拮据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
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脩脩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所漂
匹遥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毛氏曰譙譙殺色界反也脩脩敝也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翹翹
危也嘵嘵懼也○鄭氏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
蘇氏曰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
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氏曰翹翹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以比已既勞悴王室未安
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喩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
辭哀而意切也○釋文脩脩作翛翛孔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云定

本消消作脩脩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反)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音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悅)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人斯得至歸則三年矣○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歸士完全○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朱氏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與)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戸剛反)枚(莫杯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毛氏曰慆慆言久也(陳氏曰慆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孔氏曰零雨零落之雨○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也)○王氏曰止使人毋爲謂之勿○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行陳也○毛氏曰枚微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大闕云遂鼓衘枚而進注云枚如箸衘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箸直慮反繣戸卦反)蜎蜎蠋貌桑蟲也(孔氏曰釋蟲去蚅螐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非云蠶似蠋○蚅烏木反螐音烏)○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朱氏曰烝發語聲)○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鄭氏曰獨宿於車下(王氏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壍柵無以

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鄭氏曰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羇旅愁慘○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范氏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朱氏曰其在塗也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蠋卷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處於車下也○說文蠋作蜀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毛氏傳我心西

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臝栝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陳氏曰施延也果臝蔓生延施于宇下○長樂劉氏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毛氏曰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委於爲反踦起宜反○孔氏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程氏曰町畽廬傍畦壠爲麋鹿之場也王氏曰町畽鹿場者町畦村畽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爲田里所聚○孔氏曰

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沉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去宵行也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也○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程氏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贏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鄭氏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朱氏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鸛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鸛雀也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將陰雨則鳴○毛氏曰垤蟻魚綺反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蟻輦土爲塚以避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濕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王氏曰垤是丘垤也○鄭氏曰洒灑埽拚甫問反也類篇曰埽除也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穹窒謂鼠穴也穹空者窒所壅土也○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朱氏曰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王氏曰聿隨也念其將至而灑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釋文曰栗韓詩作蓼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洒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
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
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
也歸嫁也○毛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騂白曰
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騂處有白處騂赤色也）縭婦人之褘（許韋反）也母戒女施
衿（其鴆反）結帨（孔氏曰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綏也注綏繫也○又曰衿謂之袸注衣小帶○帨始銳反袸辭見反）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氏
曰九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程氏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
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之時也嫁女之
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
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親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
當如何也（朱氏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
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
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
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銎（曲容反）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說文曰斨方銎

斧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爲公之爲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爲此詩者爲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氏曰使周公嫌於救其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据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銶鑿屬遒固也鄭氏曰斂也○朱氏曰斂而固之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董氏曰遒集本作揫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遥反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

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鄭氏曰則法也覯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旊人爲豆實三而成觳崇尺○鄭氏曰籩豆其容實皆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旊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毛氏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毛氏曰興也○爾雅曰緵子弄反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陸氏草木䟽曰鱒似鯶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鯶赤眼○魴解見敝笱○釋文曰袞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

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宗彝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鴈○毛氏曰遵循也○渚解見江有汜○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心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為西人語東人或以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

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狼解見還○毛氏曰跋躐力輒反也孔氏曰前行曰躐○孔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頷下懸肉也○毛氏曰疐跲其劫反也說文曰跲躓也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鄭氏曰公周公也○程氏曰遜者避而弗居也劉氏曰公孫豳公之孫謂周公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鄭氏屨人注曰王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王氏曰几人所馮以爲安故几几安也毛氏曰几絇貌絇音劬○孔氏曰謂舄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朱氏曰安重貌繶於力反縫扶用反○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illegible]見

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爲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亦爲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擘說文一作巳巳一作擘擘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反]瑕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程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德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犲狼與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大史公曰成王使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亡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爲成王明矣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

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鴆反食音嗣之又實幣帛筐篚音匪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摠爲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

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
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宵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董氏
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爲宵人
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
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鄭氏曰苹藾蕭
孔氏曰郭璞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董
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爵笙
入立于縣中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
矣孔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書武成曰篚厥
玄黃○程氏曰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朱氏曰將行也○

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鄉同聲○程氏曰鹿
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
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毛氏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
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賓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孔氏曰王肅曰
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
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氏曰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
脩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
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
示我周行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
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讀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羣臣嘉
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淫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民不

恌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菣去刃反也孔氏曰孫炎去荊楚之閒謂蒿爲菣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
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爲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毛氏曰
恌愉也孔氏曰愉音臾說文訓爲薄也示民不愉薄也○朱氏曰恌愉薄也是則是傚言
可法傚也敖遊也○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
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
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也○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踈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
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
昭視民不恌乎覿其禮而知則且傚者不亦君子乎○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
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
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
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
之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
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毛
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
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
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
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去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
則君臣缺矣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盬不堅固也董氏曰說文鹵海爲鹽鹵池爲盬故安邑之出爲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思恩上有箋云字○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爲通途或以爲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爲是說抑不知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啓跪也爾雅注去小跽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

氏曰不遑啓處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鵻音隹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鵻夫不也孔氏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鵻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也郭璞云今鵓鳩也○朱氏曰或曰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苞栩解見鴇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曰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鵻之不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檵音計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駸駸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氏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鄭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爲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蘇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思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於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

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草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氏曰征夫使人駪駪俊健之狀也○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爾○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駟之良選所以責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駟驖○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毛氏曰忠信為周魯語曰忠信為周注去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

○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爲咨出左傳○程氏曰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令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韋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彼蓋敎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鳥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詳解見駰均調也○歐陽氏曰諏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去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
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去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去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
商去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氏曰韓詩序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序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曰王肅去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光明也孔氏
曰郭璞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爲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
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
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孔氏曰鄭氏以爲常棣華以

○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拊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叟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曰鄂不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蕚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鄂作蕚董氏曰謝靈運亦作蕚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

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

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氏曰陸璣草木疏曰脊令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有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甚也）永長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丘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疎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讎何爲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絶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敷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董氏曰集注作鶺鴒爾雅作鵰鴒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在良反）外禦（魚呂反）其務（如字）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鬩很也（爾雅曰鬩恨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内鬩而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烝塡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塡寘塵同○釋文曰爾雅塡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毛氏曰戎相也

朱氏曰戎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去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禦他人侵侮己者百里遠也諭○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鬩爲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指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死喪不能相收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眞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䟽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

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儐賓胤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儐陳也○蘇氏曰飫饜也○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荅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按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發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音奴是究是圖亶都但反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爲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氏妻奴奴即子蓋唐人猶作奴字○范氏曰究窮也○毛氏曰圖謀也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忿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凡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雖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其驕反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矧況也

○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爲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旣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詩人聞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又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於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爲不欺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敘)旣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旣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柹(孚廢反)貌(孔氏曰伐之爲聲而有柹也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爲羜)○鄭氏曰速召也○

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毛氏曰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埽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去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孔氏曰肥牡肥羜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共間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起虔反有酒湑思叙反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七旬反蹲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墠○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餱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毛氏曰湑莤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朱氏曰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義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李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程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疏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友朋故舊之禮至乾餱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讁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去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輙言伐木凡三去伐木故知當三章也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君以答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程氏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祜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

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以反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治慮反俾
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堅俾
使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盡厚何福不除
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禀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
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氏曰除除舊而生新也○毛
氏曰庶衆也程氏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
君使之如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去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聞人

氏曰戩與翦同○毛氏曰罄盡也○鄭氏曰降下也遐遠也天
予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陽氏曰
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
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懇勤重複如此而猶曰
維日不足也朱氏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
出於臆心而不強以爲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
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
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也脊音積
○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盛○鄭氏曰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禄委積高大也川之方
至謂其水縱長之時 朱氏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 古玄反 爲饎 尺志反 是用孝享 許丈反 禴 餘若反 祠 嗣絲反 烝 之承
反 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居良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 王氏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絜 饎酒食
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王氏曰禴於文或從勺 ○
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去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孔氏
曰若以四時當去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禘祫志去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
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爲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 ○
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 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
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去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盩直留反 ○朱
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
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 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
前皆爲先公 ○毛氏曰君先君也 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 ○朱氏曰卜
猶期也 毛氏曰卜予也 ○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鄭
氏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
無疆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孔氏曰少牢大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
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 ○歐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
如此至下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
福○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饎之圭儀禮
饗辭作圭爲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 釋文曰蠲舊音圭絜
也
神之弔 都歷反 矣詒 以之反 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
百姓徧 音遍 爲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毛氏曰詒遺也○程氏曰質實也○
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爲日用飲食而已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
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衆也○李氏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
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爲民不當
以爲百官族姓也○鄭氏曰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
之朱氏曰徧爲爾德者言助爾爲德也○范氏曰君所以爲神民之主神
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爲
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古恒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孔氏曰集本定本緪字作恒○釋文曰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恒反弦也
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氏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
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
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去體滿而相望
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
弦不去望騫虧也○程氏曰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廕
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栢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朱氏曰承奉也○歐
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
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古門反夷之患北有玁
音險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
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大計反杜以

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孔氏曰此與出車五言獫狁惟一去西戎獫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敕戎役以獫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去勞還率杕杜序去勞還役俱言還並去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氏曰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氏曰文王旣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蘖出土○鄭氏曰莫晩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爲室女不得以家爲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遑暇啓跪也○朱氏曰此設爲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候也自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氏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内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

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爲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恒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綏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毛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摠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薾薾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
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
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足肚也言君子所處
小人從而動也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爲櫜備也小人則腓之以爲進退也○董氏曰按
字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毛氏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
閑習也○程氏曰行列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計也鄭氏曰弓
反末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
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弰之名弛之則反曲故去象弭爲弓反末
也紒與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觿不
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
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草木䟽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

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氏曰日戒
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陳氏曰帥乘輯睦又能備
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
矣○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
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練其車甲修嚴其器械爲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
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菲反行道
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曰
此章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
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程
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

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之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子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閔其勞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反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去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爲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專征也○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曰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孔氏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似醉反

丘氏曰將言建旐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龜蛇曰旐旄于旄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旂雜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旂或載旐或載旟也○楊氏曰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爲左右前後所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朱氏曰此章所謂旐者玄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孔氏曰胡不何不也○毛氏曰旆旆旐垂貌程氏曰旆旆垂委之狀○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旆也○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爲戰也○鄭氏曰況茲也○程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憂瘁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氏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長樂劉氏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爲畚築之具也○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蘇氏曰彭彭壯盛也○毛氏曰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王氏曰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毛氏曰赫赫盛貌程氏曰赫赫德名顯盛襄除也○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

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盡自天子而下也使
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
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各事整飭
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爲將者指其旟旐而言曰彼旟
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
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旆隨人意而不舒也
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
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旣已治
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
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赫然動人兵事以哀
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
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攷以左傳聘禮攷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旜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斂旜及所聘之竟張旜而誓使之旜猶軍之旆旐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旜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斂旜猶軍在道而斂旆也使及所聘之竟而張旜猶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毛氏曰
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孔氏曰

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氏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也○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勑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故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為一方所係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朱氏曰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

藂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辭也○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也○杕杜解見唐風○毛氏曰睆實貌○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爲陽遑暇也○朱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李氏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爲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孔氏曰伐檀去伐輪伐輻
是檀可以爲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氏曰幝
幝敝貌痯痯罷貌○李氏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猶草
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
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它義也○朱氏曰憂我父
母詒我父母之憂也丘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陳氏曰言
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范氏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若闕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
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樂劉
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曰恤憂也○鄭
氏曰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王氏曰庶幾其
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
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
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
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氏曰且卜且筮其繇皆
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
不爲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
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
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罶音柳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爲罶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揚也陸璣草木疏曰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鯊鮀也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草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太平而後微物衆多程氏曰罶罶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罶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比風也自十月始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草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隕謂之折芟盡葉落而盡芟之也似豺祭獸然後殺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殺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然後罻音畏羅設孔氏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罻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養之故也以長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爲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鱉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爲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爲治者哉○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則草木鳥獸繁植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爲體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曰舊説君子有酒旨爲句且多爲句非是當以有酒爲句旨且多爲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罶酒鯊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鯇定本鱧鮦鮦與鱺音同)

毛氏曰鱧鮦也(孔氏曰釋魚去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鱺或作)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鰋鮎(乃兼反)也(孔氏曰釋魚有鰋鮎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鰋鮎鱧鮦四者各爲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産或不如水産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蘇氏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時也苟非國家間暇内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五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 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 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 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祇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鄭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

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朱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棄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敎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敎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産也孔氏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釋文曰烝王肅云衆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曰罩篧助角反也孔氏曰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丘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别本作烝然説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與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毛氏曰汕樔側交反也鄭氏曰樔者今之撩罟也○孔氏曰釋器曰樔謂之汕○李巡云汕以薄取魚也衎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也○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

不可解也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鵻解見四牡○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孔氏曰思皆爲辭嘉賓旣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旣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曰夫須莎草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丘氏曰只辭也○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爲說則拘矣)○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爲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嘆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檍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孔氏曰孫炎云耇者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爲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敘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孔氏曰蕭郭璞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

[香物也]湑湑然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
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
[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
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
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
無間○張氏曰有譽處令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
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爲龍爲
光言天子之恩澤光燿被及己也○丘氏曰見天子之
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
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
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音悌]宜
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霑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燕燕諸
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
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
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
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
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

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爲同姓諸侯善頌之
辭以見其踈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勑弓反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孔氏曰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
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曰鞗革沖沖垂飾貌○後漢志注曰于
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魯訓曰和
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
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
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曰四騶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
曰攸所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
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
福攸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鞗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
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
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久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
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
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

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外霤遂出○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慇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說文曰懕安也詩曰懕懕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纍纍○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

他則九伐之灋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
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故言朱弓爲弓者皆漆之以
禦霜露彤弓漆之色赤玈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一則
彤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皆
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庾弓皆近射弱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
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講德謂射禮也弨弛式氏反貌孔氏
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李氏曰言者語辭也○王氏曰受
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毛氏
曰貺賜也○鄭氏曰朝猶早朝也孔氏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左

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亨太牢以飲賓設牲俎豆盛
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禮盛也○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
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
錫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
以爲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功
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
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
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
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
由外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
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

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
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
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
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
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
右（音又）之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
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
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毛氏曰櫜韜也（釋文曰弓衣也）醻報也○王氏曰醻之者
既獻矣又醻之也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
醻焉則所以爲厚也（鄭氏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醻）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攷矣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宜矣）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
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
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

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
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草木疏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昌黎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昌黎韓氏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氏曰謂此君子樂易而有威儀耳鄭氏曰以禮儀見接○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爲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錫我百朋得祿多也王氏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才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爲厚祿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爲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休者休休然○朱氏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 變大雅説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旨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横移其第改爲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抉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讐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長樂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禄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情而閔其勞所謂説以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功力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

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

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棲棲簡閱貌

○鄭氏曰戎車其等有五

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

○孔氏曰飭齊正也

長樂劉氏曰戎車既飭者謂旬出乘車以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爲精強也

○王氏曰騤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強壯乃載是常服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

○朱氏曰孔甚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

董氏曰爾雅以于爲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爲曰與此正同

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

李氏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侵伐不得已也

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

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内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驜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已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也○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駟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朱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長樂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為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氏

曰共與供同○鄭氏曰服事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言
自治之備○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
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
(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戶郎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毛
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
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鄭氏曰鎬也方也皆
北方地名(孔氏曰鎬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
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前
漢書劉向䟽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顔師古曰鎬非豐鎬之
鎬)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北曰陽)○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
之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錯革鳥
爲章也(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隼是也獨言鳥章者百官建旟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
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貌(孔氏曰旆繼旐垂之云白茷繼旐者茷與旆古今字也此
旐而言旆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旗
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爲縿各畫其章又絳爲緣書名於末爲徽織以著於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
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事若有死者
亦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
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
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
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史記
三王世家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

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長樂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劉氏曰言玁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朱氏曰是以建旌旗選鋒銳進數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作茷曰本又作旆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祔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朱氏曰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號太居

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爲人無所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健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法也○孔氏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氏曰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爲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氏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毆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爲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御諸友炰(白交反)鼈(甲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爲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氏曰進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炰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去加之)○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曰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閔何暇議勝敵哉)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言征征便辭爾無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音條)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璣草木䟽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也○鄭氏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長樂劉氏曰其車三千則爲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六千○蘇氏曰其車三千以荆蠻強盛不得不爾耶○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爲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氏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孔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順序貌○鄭氏曰奭赤貌○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魚服解見采薇○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鞗革解見蓼蕭○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氏曰士軍士也○張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卒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涖作涖曰本又作涖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

央央方叔率止約軧(祈支反)錯衡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
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衡)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龍爲
旂龜蛇爲旐(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旟旐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爲上旐爲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軧長轂之軧
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軧長轂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衡文
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孔氏曰四馬八
鸞(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瑲瑲聲也○朱
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長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毛
氏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
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李氏曰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葱珩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行
也愛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長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衆也○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視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兄夫乞人乎呼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轂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去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具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御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諸芾斯皇八鸞鎗鎗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爲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釋文有瑲作有創曰本又作瑲
鴥(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
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氏曰鴥鴥然而集也○陸氏草木䟽曰隼鷂屬也或

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鈴即周禮之鐃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董氏曰周官曰鳴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鐸鐃鐲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戰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爲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毛氏曰鞫告也鄭氏曰陳師告旅亦互言之○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毛氏曰淵淵鼓鼘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鼘深矣入曰振旅復長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去禮一者坐作進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董氏曰闐闐其衆行鼓也○程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與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鼘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作伐鼓鼘鼘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嗔嗔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無知之義]蠻荊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巳後乃曰楚]○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鄭氏曰猶謀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爾雅曰疾雷爲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謂霹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讎方叔克壯其猷[朱氏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如雷○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前漢書劉歆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焚防然後焚此防草也射之焚所芟之草也而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爲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夏獵曰苗孔氏曰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長樂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張氏曰蒐苗獮狩便習軍行草木間事教茇舍亦然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朱氏曰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

其轂罝罥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轂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旄
於車而設牛尾於旄之首○鄭氏曰敖鄭地今近滎陽
○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
取禽獸于敖地未實行也
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
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
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因
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
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金舄
舄達屨也鄭氏曰金舄黃朱色也○孔氏曰加金爲舄故謂之金舄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
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達屨者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者莫是過故去達
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舄通名○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泝其
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
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絕若繹絲然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
是也○毛氏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
長樂劉氏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
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

決拾旣佽音次弓矢旣調射夫旣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
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着左臂裏以韋爲之○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者
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鄭氏曰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

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揔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禽也○孔氏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程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㧘積也詩曰助我舉㧘

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猗不正也○朱氏曰馳馳驅之法也長樂劉氏曰謂應五御之法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爲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張氏曰三十二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敵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董氏曰徒御不驚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依此

則號令有素矣王氏曰武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善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朱
氏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大庖不
盈者其饌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須
禽也○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豆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
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氏曰謂第三下殺
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故自左膘釋文曰頻小反脅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于
右腢釋文曰音愚謂肩前也爲上殺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
絜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去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
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方爾反謂股外達于右䯚餘繞反爲下殺
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䯚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面
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
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

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
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
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程氏曰
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
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朱氏曰信矣其君子
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程氏
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反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長樂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毛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天去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孔氏曰孔阜甚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毛氏曰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徤可以歷險從禽○朱氏曰蓋曰可以田矣○說文禱作禂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鄭氏曰同猶聚也○毛氏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董氏曰廣訓云麌衆也○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䟽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洛汭非河南之洛也○程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毛氏曰漆沮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程氏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說文麌作噳曰麌鹿羣口相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蘇氏曰燕樂也○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

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說文引詩曰伾伾俟俟董氏曰韓詩作駓駓騃騃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豝解見騶虞○毛氏曰殪一發而死○朱氏曰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日饗醴命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李氏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毛氏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鄭氏曰以所獲爲俎實酌而飲羣臣也○程氏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

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

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𦏁也○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
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
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氏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
曰寡孔氏曰偏喪之寡婦○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辟如鴻
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𦏁肅肅未知所止也○
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遑
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
窮爲急務也
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至故曰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旣安集萬
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
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墻也○毛氏曰一丈
爲板五板爲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朱氏
曰究終也○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
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曰使
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
曰徵民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
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
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
嗸嗸我所以勸而勞來之也○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

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爲宣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此非以不知爲愠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之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爲乎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鋭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勃海胡氏曰説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盡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毛氏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賁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

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晣晣則其衰也煇則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爲盡意○朱氏曰晣晣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說文曰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音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祈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綿善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臣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直遥反宗于海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氏

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解見采芑○鄭氏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歐陽氏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

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彌氏反）忘（音上）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氏曰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訛僞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法度者○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氏曰凡爲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

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汙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爲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屛絶讒慝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與

鶴鳴于九皐聲聞音問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壇其下維蘀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爲錯七落反

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呂氏曰落葉穢雜毛氏曰落蘀也○釋文曰錯厲石也說文錯作厝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爲厝○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己意其詩最爲難曉毛氏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尚有樹檀而下其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攻錯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㱿㱿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反父音甫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鄭氏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鄭氏曰予我

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之履反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曰熟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勾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勾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

於溝壑子爲禮已重矣子歸没而父母之丗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勾踐尚能辦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直良反)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釋文曰皎皎絜白也馬五尺以上爲駒○孔氏曰苗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氏曰縶絆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靮也)○鄭氏曰永久也○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逍遥遊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表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縶之維之)○呂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縶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遥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徒遜反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釋文遁作遯曰字又作遂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遯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去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畜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

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絶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黄鳥刺宣王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反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黄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爲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

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梁解見鴇羽

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解見鴇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婣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樗(敕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樗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又曰婦之黨爲婚壻之黨爲姻)○毛氏曰畜養也○王氏曰樗惡木尚可茈而息今以婚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言歸思復

鄭氏曰遂牛蘈徒雷反也陸璣草木疏云今人謂之牛蹄○王氏曰遂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葍惡菜也鄭氏曰葍䔰也○陸璣草木疏曰葍一名䔰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葍音富○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葍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飢昏姻之相與因爲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

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注云干
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也○長樂劉氏曰南
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
之衆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鄭氏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
也謀也○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
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
容如松之茂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
斯也○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
圖○朱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
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
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氏曰似
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與孔氏曰大
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別祭○百堵
解見鴻鴈○毛氏曰西南其户西鄉户南鄉户也孔氏曰天
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户在東者西户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鄭氏曰爰於也○
蘇氏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
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於是居處於是
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椓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香于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約謂繩
約板直則墻端正也○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孔氏曰椓如椓杙之椓謂
以杵築之也○蘇氏曰槖槖杵聲也孔氏曰既投土於板以杵築之槖槖
然○朱氏曰除亦去也○毛氏曰芋大也○孔氏曰作
羣寢之時縮板杵築至羣寢既成其墻屋弘殺則風雨
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
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董氏曰崔
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為據亦作
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如鳥斯革如翬音輝斯飛君子
攸躋子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也棘急
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變也
○鄭氏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毛
氏曰躋升也○歐陽氏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
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棟起如鳥驚變而竦
顧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呂氏曰如翬
斯飛猶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
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高也○釋文曰棘韓詩作朸朸隅也棘
即反革韓詩作鞆云翅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音政噦噦呼會反其冥
莫形反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氏曰庭宮
寢之前庭也○朱氏曰覺高大而直也毛氏曰覺言高大也○鄭氏曰

覺直正也〇孔氏曰楹柱也〇鄭氏曰噲噲猶快快也〇呂氏曰正謂正寢〇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〇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窔烏叫反也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〇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攷陰陽以爲宫室故其正爲陽冥爲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于弓反維羆彼宜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爲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〇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竹葦曰簟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羣臣安燕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之而簟竹無施於席則如所以爲寢也〇孔氏曰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衽則平常寢卧之席皆莞簟也衽寢卧之席也興夙興也〇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〇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〇歐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爲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〇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爲主不害於辭故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〇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王氏曰熊羆彊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〇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

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王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音章）其泣喤喤（華彭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滅其半故知半圭曰璋）○孔氏曰喤喤者聲大也○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宜王所生之子或且為天子或且為諸侯）○鄭氏曰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毛氏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孔氏曰裳明習為甲璋見效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者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女子不可常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裼暫特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圭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矣○朱氏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

毛氏曰裼褓也（孔氏曰褓縛兒被也）瓦紡（芳罔反）塼（音專）也（孔氏曰婦人所用瓦維紡塼而已）○鄭氏曰儀善也（出釋詁）○毛氏曰罹憂也○鄭

氏曰卧於地卑之也○蘇氏曰衣之裼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弄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孔氏曰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丘氏曰婦人尚靜嘿不當有所是非尚質慤不當爲威儀○說文曰褅裼也詩曰載衣之褅他計切釋文曰韓詩作褅音同

一章揔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此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爲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

毛氏曰黃牛黑脣曰犉○李氏曰思辭也○毛氏曰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氏曰

説文濈爲和則濈而比者也呞丑之反而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呞食已復出嚼之
也○王氏曰牛以耳澤爲善○山陰陸氏曰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
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董氏曰牛卧則耳下垂濕者其垂也○歐陽氏曰呼牧人而
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孔氏曰
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犉者有九十
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黑脣爲
犉則黑眥爲牰黑耳爲犚亦各以其數也眥才細反牰音袖犚音尉○鄭氏曰言動息濈
濈濕濕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五戈反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
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孔氏曰蓑
雖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既夕禮蓑笠注俱以爲禦雨○蘇氏曰物類也○

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氏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
各三十也○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言此者美其無所
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爲善○長樂劉氏曰
牧之者日持雨具齎餱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
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反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
其冰反不騫起虔反不崩麾毀皮反之以肱古弘反畢來既升
鄭氏曰麤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彊也
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盡也○毛氏曰
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以來歸
也○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
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

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汙○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謂羣隊脩廣塋之不斷也○鄭氏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笞箠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陳氏曰畢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縣鄙建旐州里建旟詳見出車○毛氏曰溱溱衆也○朱氏曰占夢之説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説與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

矣旟所以聚衆也○張氏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豐年則民閑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旐者旟者皆田官之所建也旐統人少旟統人多今建旐之處乃建旟則民庶衆矣○王氏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陳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孔氏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

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爲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氏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銜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李氏曰洪範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爲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文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惔燔也(李氏曰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王氏曰如惔者內熱之謂也)○朱氏曰卒絕也○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大師民之瞻民之瞻大師也見其所爲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滅絕矣汝何不察也○釋文曰惔韓詩作炎字書作㷋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反)瘥(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氏曰猗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瘥病也弘大也憯曾也○蘇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李氏曰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爲民無善言但怨讟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

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
改也李氏曰憯莫懲嗟以見尹氏爲惡常自若○董氏曰天方薦瘥說文作
天方薦瘥瘥殘田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
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氐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鄭氏
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空窮也○鄭氏
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爲大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
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
維周之氐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大師維
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
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
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歐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
如是之空我師
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
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
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指
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
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毛氏曰殆危也
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
人取妹相亞次也膴厚也○朱氏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
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

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氏曰瑣瑣婚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也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音麗)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闋(苦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朱氏曰鞠窮也訩亂也○鄭氏曰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毛氏曰闋息也○鄭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違遠也○朱氏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月)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釋文曰傭韓詩作庸庸易也鞠訩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爲之也民罹其害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爲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曰酲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鄭氏曰卒終也○陳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爲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爲不自爲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辭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

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市由反矣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鬬相殺傷也矛解見秦無衣醻如賓主飲酒相醻酢○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鬬及既夷平悅

憚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爲怪也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此章篇將終矣故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云故也○朱氏曰家父作爲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爲幽王變雅之首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扶袁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鄭氏曰訛僞也孔將甚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王氏曰京京大也)○呂氏曰癙憂幽憂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氏曰痒病也○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孔氏曰覩天災爲之憂傷○歐陽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譴見非不明甚民言謗讟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歐陽氏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己獨爲王憂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訛言石經作僞言

允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餘久反)

毛氏曰瘉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毛氏曰愈愈憂

懼也王氏曰愈愈憂甚之謂也○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憂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惸惸憂意也王氏曰惸獨也○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烏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王不能乂而民無所得祿則釋王而從祿于他烏之爲物唯能食已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矣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朱氏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王氏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侵伐林木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

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李氏曰謂山爲卑則有爲山脊者有爲大阿者而皆以爲卑民之訛言變白爲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訛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夢則其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暉鬼反蜴星歷反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蹐累足也（說文曰蹐小步也）脊理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虺爲蝮○毛氏曰蜴螈也（孔氏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董氏曰陸璣以虺蜴爲蠑螈鄭康成以虺蜴爲蜥蜴攷詩書無以虺爲蜴者）○朱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朱氏曰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爲虺畏人者則爲蜴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墝（苦交反）埆（戶角反）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毛氏曰扤動也仇仇猶謷謷（五報反）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郭璞曰皆傲慢賢者）○朱氏曰力猶用力也○李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爲風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氏曰云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非其命於天也）○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爲法也如恐失我爾○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曰言其有貪賢

（之名無用賢之實）○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苑作菀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補毛反）姒（音似）烕（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通○毛氏曰厲惡也○鄭氏曰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烕滅也（釋文曰烕齊人語也）○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毛氏曰幽王惑褒姒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許規反）也○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朱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

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董氏曰韓詩章句以寋爲迫

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章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誨之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音云方六反屢力住反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孔氏曰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鄭氏曰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歐陽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爲意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爲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地而不以爲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喻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爲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辟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辟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蹙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

之爲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
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徽不可以避莫知所於○長樂劉氏曰魚雖然潛伏於深淵亦爲罔罟者所獲士雖隱
晦於山林亦爲羅織者所麗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文中子遊馬
頞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
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
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
絶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
可爲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
獨兮憂心慇慇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去旋也

慇慇然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
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
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
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飮酒以相樂殆
燕雀之類也王氏曰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
其爲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慇慇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
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里親戚爲樂者而我獨憂也○釋文殽作肴曰本
又作殽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遙反是
椓陟角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氏曰佌佌小也蔌蔌陋也○鄭氏曰穀祿也○朱氏
曰椓害也○毛氏曰哿可獨單也○孔氏曰佌佌然之

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爵祿
之貴矣○王氏曰佌佌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祿夫
夭也而民反無祿○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夭孼並
出而椓喪之王氏曰佌佌蔌蔌者椓害之也富人猶可勝也惸獨甚矣
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說文曰佌小貌從人從凶詩曰佌佌彼有屋斯氏切○
後漢書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轂注謂小人乗寵方轂而
行也
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
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
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
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
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
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
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
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方張氏曰詩有夏
正無周正獨此詩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蘇氏曰日
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
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孔氏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

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乗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乗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王氏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壅月明則陰爲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爾○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爗爗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冢崒徂恤反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令善也
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毛氏曰沸出騰乗也山頂曰冢○
鄭氏曰崒崔嵬爾雅注崒謂山峯頭巉巖者憯曾也○孔氏曰幽王
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𣪍過常百川
之水皆溢出而相乗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
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爲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爲陵毛氏曰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當時實
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
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
亂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內史
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
字之義番聚蹶楀單言又聚子以字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朱氏曰卿士六卿
之外更爲都官以揔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徒之職
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
也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
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
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
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
姒以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豔妻驕扇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
爲郵煽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生以用七子七子所以
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
而已非以德也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
勢未變徙也鄭氏曰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
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李氏曰羣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釋
文蹶作蹷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
汙音汙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
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萊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
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鄭氏曰戕殘也○
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
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鄭氏曰言其不
自知惡也故作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墻屋使我田不
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氏曰何爲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即我民以
謀之○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爲池爲囿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
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爲爲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
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
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亶信也侯維也○爾雅曰憖強也且也鄭氏曰憖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從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令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在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妹反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眾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氏曰噂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噂猶噂沓猶沓沓○毛氏曰職主也○鄭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謷謷釋文囂囂作謷謷古韓詩作謷

謷○說文曰僔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僔沓背憎○釋文
沓作噂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四方有羨徐箭反我獨居憂民莫
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痗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也幽
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又曰此所謂譏小己
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
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九民之不如也○李氏
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己之勤勞故爲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王氏
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傚
我友自逸也范氏曰時有潔身而去者已獨不去故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毛氏曰
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董氏曰里顧野

王作瘽爾雅以瘽爲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
毛作傳時字爲瘽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
所以爲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
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
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
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絶異當鈌其所疑
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爲政
今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

浩浩古老反昊胡老反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饉其靳反斬伐四
國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
無罪淪音倫胥息魚反以鋪普烏反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長也穀不熟
曰饑蔬不熟曰饉○孔氏曰昊天上有昊天明此亦昊
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文曰昊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氏曰慮圖
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鄭氏曰鋪徧也○
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
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柰何不長其德
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逆
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
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
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痡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
痡病也前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
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爲
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
○毛氏曰勩勞也○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爲
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朱
氏曰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周宗者周爲
天下之宗也○王氏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
滅之形成故也朱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范氏

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屛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儆懼而用善反出於爲惡莫之懲焉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爲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信法語不從也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旣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朁思列反御憯憯子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鄭氏曰曾但也○毛氏曰朁御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朁御之箴說文曰朁狎習相慢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

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暬御而已蓋王所親厚聽用暬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其暬御誰肯任之○朱氏曰九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懟乎○釋文憯憯作慘

慘

暬御如揚雄爲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徂醉反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哿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小人惡直將共害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凝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嘆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爲甚○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遷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爾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密巾反）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〇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〇毛氏曰敷布也〇朱氏曰猶謀也〇毛氏曰回邪也遹辟也〇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〇

毛氏曰卭病也○蘇氏曰言天禍迅烈遍于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氏曰幽王不畏天禍偃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也○朱氏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董氏曰集注作謨猷回遹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厎之履反

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爾雅曰潝潝訿訿莫供職也○前漢劉向上䟽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朱氏曰具猶俱也○鄭氏曰厎至也○王氏曰其俗如此亦孔之哀矣○鄭氏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厭於艷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匪非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争知而讓過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范氏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為能也使之執咎則莫適任患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董氏曰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集注亦作就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

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氏曰先民古之聖賢也○毛氏曰程法也○鄭氏曰大猶大道也○毛氏曰經常也潰遂也○朱氏曰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靡膴大也孔氏曰膴王肅讀爲憮憮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丘氏曰艾治也朱氏曰艾與乂同治也本鄭氏說也憮喜吳反○朱氏曰淪陷也○鄭氏曰胥相也○蘇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茍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茍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如泉水茍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茍不疏其源而瀦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如泉流之清淪而爲濁也○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符氷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己氷反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毛氏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氷恐陷也○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者懼

之甚也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之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興也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班鳩也○蘇氏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孔氏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董氏以爲王基說○蘇氏曰二人文武也○歐陽氏曰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蘇氏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孔氏曰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也我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寢寐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釋文宛作菀

念昔先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創之人也其人孰謂即文王武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孔氏曰聖通也○毛氏曰克勝也○蘇氏曰彼昏斥幽王也○陳氏曰富益也毛氏曰醉日而富矣○毛氏曰又復也○朱氏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孔氏曰蘊藉定本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作溫者蓋古字通用○長樂劉氏

曰彼昏而不醒壹志于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王氏曰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攺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孔氏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芼牛用藿是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陸璣草木疏曰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負持也○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氏曰式用穀善也○李氏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鄭氏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蘇氏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爲己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爲王有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攺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矣（陳氏曰日茲往矣月茲行矣日）

月不可易得○王氏曰日邁月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宜王也○釋文無作毋

交交桑扈音户率場大良反啄陟角反粟哀我填徒典反寡宜岸宜獄握於角反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衆雜相亂之謂也○毛氏曰桑扈竊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孔氏曰郭璞云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毛氏曰填盡也鄭氏曰窮盡也○蘇氏曰岸亦獄也○長樂劉氏曰穀善也○歐陽氏曰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丘氏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穀場而啄粟喻肉食之貧也○鄭氏曰我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孔氏曰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朱氏曰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王氏曰方是時也填寡不能自直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釋文曰填韓詩作疹疹苦也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獄事以輕爲善以重爲不善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董氏曰莊子以民木處則惴慄恂懼如臨于谷恐隕也○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

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大音泰子之傅音付作焉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弁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孔氏曰卑居又名雅烏性好羣聚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孔氏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董氏曰師曠禽經有鸒斯非以爲辭也爾雅亦曰鸒斯鵯鶋也○李氏曰楊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毛氏曰提提羣貌○鄭氏曰穀養也罹憂也○毛氏曰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鄭氏曰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其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喩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飮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鸒斯之不如也○毛氏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趙氏孟子注曰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呂氏曰反於己而無罪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其說而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慕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踧徒歷反踧周道鞫九六反爲茂草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敕覲反如疾首

毛氏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也

○孔氏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長樂劉氏曰昔者周邦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覲遇車轍馬蹄蹂踐如掌踧踧然坦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草矣○王氏曰惄焉如擣言憂傷中其心如此○朱氏曰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憂之之深亦老而老也長樂劉氏曰因憂而驟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釋文曰擣韓詩作疛除又反

維桑與梓音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音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王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孔氏曰屬連屬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王氏曰離麗也○宋氏曰裏心腹也○鄭氏曰辰謂六物之吉凶孔氏曰言我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爲歲歲星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蘇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毛氏曰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朱氏曰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孔氏曰大子爲父所放爾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韋鬼反、淠淠孚計反辟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
淠淠衆也○鄭氏曰屆至也遑暇也柳木茂盛則多蜩
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蘇氏曰物之大者無所不
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
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
窮人無所歸也○長樂劉氏曰礿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
○董氏曰萑葦韓詩作雚葦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譬彼
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雊雉鳴
也尚猶也○毛氏曰壞瘣也謂傷病也孔氏曰爾雅云瘣木苻婁某氏
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尫傴內疾瘣蘇郭璞曰謂木病尫傴癭腫無枝條者瘣胡罪反婁力侯反尫
烏皇反傴紆禹反癭於井反○鄭氏曰寧猶曾也鹿之奔走其勢宜
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蘇
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
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
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
王氏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他故反尚或先蘇薦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
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藴之
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氏曰墐埋藏之名毛氏曰墐路冢
也○孔氏曰埋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
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兔見迫逐而投人
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劉氏曰兔爲人所驅急投人人

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兎之比行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違之乃或墐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鄭氏曰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孔氏曰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兎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矣析薪扡敕氏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矣

鄭氏曰醻旅醻也孔氏曰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觶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惠愛也○朱氏曰舒緩也究察也○孔氏曰掎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鄭氏曰扡謂觀其理也孔氏曰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予我也○毛氏曰佗加也

孔氏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孔氏曰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朱氏曰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毛氏曰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己無理又伐木折薪之不如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己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朱氏

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爲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王氏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慾不忘國也蘇氏曰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我梁笱猶谷風之義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毛氏曰念父孝也○左傳大叔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

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幠火吳反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幠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毛氏曰幠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陽氏曰慎謹慎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李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已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

怒亂庶遄已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僭不信也○毛氏曰涵容也
○丘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遄疾也沮止也祉福
也朱氏曰祉猶喜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
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懼知言之無忌於是復
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君不爲之別白遂
致並畜於胸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
以爲有驗○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
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鄭氏曰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
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
勝而君子病也
君子屢力住反盟亂是用長丁丈反君子信盗亂是用暴盗言

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鄭氏曰屢數也○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
要也朱氏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鄭氏曰盗謂小人也
孔氏曰讒者小人因以盗名之○毛氏曰餤進也○鄭氏曰邛病也○
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誕謾衆
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
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
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爲盟誓適所以長亂矣穿
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
暴也○孔氏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盗之人
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
也○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

而已○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帙）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七損反）度（待洛反）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奕奕大貌○孔氏曰周禮注云
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朱氏
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王氏曰莫定也○孔
氏曰躍躍然跳疾○毛氏曰毚兔狡兔也（孔氏曰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孔氏曰遇犬者言
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
與犬遇而見獲○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
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朱氏曰此章言讒
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無所隱情而前後六句皆反覆興
此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
人有心余忖度之（注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歐陽氏於虞反）數（所主反）
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厚矣
毛氏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朱氏曰行言
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遲安閑之貌○鄭
氏曰碩大也○歐陽氏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
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
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蘇氏曰小人
蛇蛇然徐爲大言○歐陽氏曰徐緩敢爲大言出口而
無忌憚○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頑
不知耻其顏厚矣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

此之謂也

善人易揺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肯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既不爲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毛氏曰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鄭氏曰職主也○毛氏曰骭（戸諫反）瘍（音羊）爲微腫足爲尰（鄭氏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歩水所爲脛戸定反）○鄭氏曰猷謀也將大也○蘇氏曰時有是人也○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音愷）之地也○孔氏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跗（音數）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說文曰瘇脛气（音氣）足腫詩曰既微且瘇

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爲亂階況加以微尰之病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爲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則爲之謀者亦不衆也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鄭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去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

王氏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絶之其絶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絶也當如此而已既絶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爲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絶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梁橋也○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氏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呂氏曰記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譏我必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

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避遥反）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毛氏曰攪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風然○鄭氏曰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朱氏曰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乃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音支）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鄭氏曰遑暇亟疾盱病也○孔氏曰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間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間暇而脂汝之車○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蘇氏曰壹來見我於汝何病哉○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云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何不一

來見我如何而使我望汝之切乎
謂汝行之緩乎何爲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
急乎何爲復有暇而脂車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夷豉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也壹者
之來俾我祇也
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朱氏曰爾之往也既不入
我門矣○丘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王氏曰入
則我心平易而不之怨也今還而不入謂不譖我則難知董氏曰過我門矣而
不入雖曰不爲譖害其可得而知乎○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
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爲譖者○
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古亂反諒不我知出

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篪孔氏曰壎
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爲之爾雅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郭璞云大如鵝子鋭上平底
形似稱錘小者如鷄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入孔一孔上出徑三分
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
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嘂居弔反稱尺證反錘直危反○李氏曰世本古史考
見此詩言伯氏吹塤仲氏吹篪遂爲此說皆求詩之過也如貫如物之在繩索之貫
也董氏曰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朱氏曰諒誠也○毛氏曰三物
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氏曰出此三物蓋若鄭莊公令出雞犬猳以
詛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也○孔氏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
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蘇氏曰與女義
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鄭氏曰俱爲王臣其相比

交如物之在貫也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
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孔氏曰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
盟使讒否有決今我不疑
爲鬼爲蜮音或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
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孔氏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
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姡戶刮反也
孔氏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鄭氏曰好善也○
孔氏曰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義○歐陽氏曰汝隱匿
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
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目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
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鄭氏曰作八章之

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孔氏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毛氏
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氏曰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
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呂氏曰
寺人近習也近習月見于君然猶傷於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
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氏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
之貝文也蚳直基反○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
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
衆古者貨貝是也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鄭氏曰喻讒人集作己過以

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李氏曰喻讒人織其罪也○朱氏曰彼爲是者亦已太甚矣○說文曰緀白文皃詩曰緀兮斐兮成是貝錦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哆大皃○說文曰侈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孔氏曰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鄭氏曰適往也○陳氏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鄭氏曰誰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侈兮哆兮說文作鉹兮哆兮鉹曲鉹也一曰鬵鼎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皃長樂劉氏曰緝緝言能緝析萋斐以成經緯也翩翩言念念爲譖如高飛之禽翩翩不能自已也○孔氏曰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謀欲爲讒譖以害人○李氏曰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它營爲也○陳氏曰譖人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愼爾言○王氏曰不愼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氏曰捷捷儇利皃幡幡反覆皃○王氏曰豈不爾受旣其女遷者上好譖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旣而遷及汝矣董氏曰即人者人亦即之使王好讒故得譖人以自逞然誰不欲逞乎則其禍於女也不久矣○曾氏曰謂爾不信旣其女遷皆君子忠告之辭○說文作咠咠幡幡

咠聶語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蘇氏曰草草憂也○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者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反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𣪊○毛氏曰北方寒涼而不毛孔氏曰擲于有北寒鄉使凍殺之昊昊天也○朱氏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鄭氏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制其罪也○孔氏曰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孔氏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孔氏曰寺人字孟子○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孔氏曰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畝丘詩人見之而為辭也○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已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

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職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子兄得以遂其不兄弟得以遂其不弟夫得以遂其不夫婦得以遂其不婦皆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爲恥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身而弗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非天子之職歟其曰刺之不亦宜哉○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也○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孔氏曰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爲潤○丘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己厚也○孔氏曰纔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更棄我乎○毛氏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氏曰棄恩忘舊薄之甚

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猋孫炎曰迴風從

上下曰穨迴風從下上曰猋猋必遥反○鄭氏曰寘置也○毛氏曰風薄
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氏曰穨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
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王氏曰風之扇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
高○鄭氏曰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如遺者如人行道
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
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
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穨此其一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祖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危反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
葉萎枝者孔氏曰長物之盛莫過夏時不能無小萎死者○鄭氏曰喻朋友安
能不時有小訟孔氏曰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
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
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
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柰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生物之恩及於崔嵬之山不知
以爲德一草一木偶然死絶則怨其恩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
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音六莪五河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
此○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
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

痛如此苟不爲母所棄不爲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
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解見菁菁者莪○蒿
解見鹿鳴○歐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
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
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
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
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
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氏曰蔚牡菣去刃反也陸璣草本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鄭氏曰瘁病也
缾蒲丁反之罄苦定反矣維罍音雷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
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缾小而罍大孔氏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罄盡也鮮寡也○
鄭氏曰恤憂靡無也○王氏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
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呂氏曰鮮猶
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孔氏曰所
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長樂劉氏
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
孔氏曰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是其所以悲恨也○說文曰
窒空也詩曰瓶之窒矣去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喜郁反我長我育我顧我復

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焉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丘氏曰顧旋視復反覆不能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毛氏曰腹厚也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南山烈烈飄避遥反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丘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養也○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王氏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己獨不得終養也朱氏曰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孔氏曰它得孝養己獨寒苦此怨者之常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蓋崒子恤反嵂音律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氏曰弗弗動貌○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反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虯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毛氏曰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孔氏曰禮之通例皆簋盛
稻粱簋盛黍稷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雜記去匕用桑長
三尺謂桑祭也吉禮用棘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
故須以匕載之ヽ謂出之鼎升之於俎也棘木赤心○孔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
也禹貢曰礪砥砮音奴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
民庶也○毛氏曰睠反顧也潸涕下貌○蘇氏曰思先
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孔氏曰言
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歐陽氏曰周道平直
而賦役均○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
小人則瞻而視之○鄭氏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
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蘇氏曰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
於諸侯者平均正直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糾糾居黝反葛屨九具反可以履
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救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孔氏曰杼持緯者也說文
曰盛緯器○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也○毛氏曰空盡也
○董氏曰糾糾疏貌○鄭氏曰葛屨夏屨也孔氏曰夏日之葛屨
○朱氏曰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呂氏曰佻佻輕儇驕傲之貌○毛
氏曰公子譚公子也陳氏曰公子不必諸侯之子貴者之稱也○呂氏曰行
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氏曰周行大路也○鄭氏曰疚病也賦
斂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蘇氏曰小大皆取於東東人
之杼柚空矣董氏曰譚爲東方小國土地之出麻絲其重也○歐陽氏曰至於
窮乏以葛屨而履霜○王氏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

行彼周之道路則餘人可知矣○朱氏曰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無浸子鴆反穫戶郭反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朱氏曰載載以歸也○歐陽氏曰此告病之辭也○孔氏曰洌然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極斂之則困病也○蘇氏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病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釋文浸作寖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彫反是試

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主也○毛氏曰來勤也孔氏曰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也舟人舟檝之人○孔氏曰私人皁隸之屬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毛氏曰試用也○鄭氏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孔氏曰東國之子主爲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爲勤以譚人空竭爲常不愧之也○歐陽氏曰周人方事後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寠賤者用事而貴也○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古覽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鞙鞙玉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
佩玉五霸迭興戰兵不息解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紱佩既廢秦乃以采組
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
璜皆以白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揚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
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跂
隅貌○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孔氏曰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
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鄭氏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
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氏曰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
止舍也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朱氏曰
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

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
以監我歐陽氏曰譚人仰訴於天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
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
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董氏曰
古爾雅曰皐皐琄琄刺素餐也釋曰琄琄佩璲則古字
作琄今爾雅文作鞙○說文跂頃也頭頃也頃頭不正也詩
曰跂彼織女去智切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户郎反
毛氏曰報章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孔氏曰睆然而明河鼓謂
之牽牛孔氏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爲一星李巡孫炎以爲二星不知其同異○丘氏曰服
箱猶言駕車也朱氏曰易曰服牛乘馬○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孔氏曰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日且出謂明
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
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李氏曰鄭樵去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
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孔氏曰罼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
綱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也天畢畢星也○鄭氏曰行行列也○歐
陽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鄭氏曰織女有織名爾篤
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孔氏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雖有牽牛不
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
我營作鄭氏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
捕鳥獸孔氏曰在天之畢徒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何曾見其掩兎乎○朱氏曰至
是則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彼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

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彼病反之揭居竭反
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毛氏曰
挹斢矩于反廣雅云酌也也○鄭氏曰翕猶引也○董氏曰箕其
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
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
下揭故曰揭○朱氏曰斗西柄亦秋時也○歐陽氏曰
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
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
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
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反禍怨亂並興

焉董氏曰韓詩作四月歎征役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朱氏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人乎而何寧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其適歸

毛氏曰淒淒涼風卉草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腓病也○丘氏曰離離散也家語曰詩曰亂離瘼矣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毛氏曰瘼病也○杜氏左傳注曰爰於也○毛氏曰適之也○鄭氏曰涼風用事則衆草皆病○杜氏左傳注曰禍亂於何所歸乎歎之○家語作奚其適歸一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皃○朱氏曰穀善也○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朱氏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乃去民莫不穀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

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梅栗嘉美之卉今廢爲殘
賊曽莫知其罪民猶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曽莫知
其所以得罪之由也蘇氏曰廢爲殘賊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寧民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葛反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朱氏曰載則也○鄭氏曰構猶合集
也曷之言何也○丘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則有
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時○朱
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構
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醉反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朱
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鄭氏曰瘁病也○

朱氏曰有識有也○蘇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
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今也盡瘁以仕而
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
于淵
毛氏曰鶉鵰也孔氏曰說文云鶉鵰也從鳥敦聲字異於鶉也○釋文字或作鷻○李氏曰若
以爲鶉鵰之鶉則無戾天之理鵰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鳶烏醜其飛
也翔疏云鳶鴟也鴟烏之類其飛也布翅翺翔○說文云鳶鷙鳥也○鄭氏曰翰高戾
至也○鱣鮪解見碩人○劉氏曰言怨亂並興憂之辭
也曽不爲鶉鳶乎翰飛戾天曽不爲鱣鮪乎潛逃于淵
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反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桋赤楝也孔氏曰釋木云桋赤楝郭璞云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爲車輞○鄭氏曰此章草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蘇氏曰桋或作荑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荑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怜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李氏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彊壯貌說文曰偕彊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氏

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音賓）莫非王臣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濵厓也（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濵是四畔近水之處）○王氏
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朱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
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
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去處國百里處處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圻怨情異故設辭不同）○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
下左氏引詩亦然古無濵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濵
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
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嘉鮮
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膂同（李氏曰毛氏以旅爲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爲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牡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後漢傅毅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
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
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
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李氏曰
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

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爲以彼爲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爲賢耶則厚祿居彼爲多○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栖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釋文偃仰作偃卬

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

或靡事不爲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氏曰出入風議從事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都禮反兮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其車駕牛祇適也○毛氏曰疷病也○蘇氏曰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無思百憂不出乎熲古迥反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

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用反兮

鄭氏曰雝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爲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説是也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説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蘇氏曰艽地名也毛氏曰艽野遠荒之地○朱氏曰二月建卯也○毛氏曰初吉朔日也○孔氏曰離歷也○毛氏曰罟網也○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之甚○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念彼不仕之友閒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王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世亂矣欲去而畏離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奥傳日煖即春温亦謂二月也○鄭氏曰孔甚也庶衆也○毛氏曰憚勞也○朱氏曰昔以是時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共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氏曰奥煖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蹙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也○鄭氏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長樂劉氏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穫菽所以畜也觀時之晚所以爲畜爲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鄭氏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朱氏曰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恒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用也○丘氏曰穀祿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嗟爾

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鄭氏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趣乎汙下自者所由以爲主也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非其人而自之也

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文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孔氏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

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鍾喈喈音皆淮水湝湝户皆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也○蘇氏曰湝湝水流也○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湝湝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鍾伐鼛古毛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勑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氏曰鼛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去鼛鼓長丈二尺韗人去臯鼓長尋有四尺○孔氏曰鼛即臯也古今字異耳○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動也猶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爲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苦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反不僭七念反

孔氏曰欽欽亦鐘聲也○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聞而樂進其善○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爲底列十三管匏中笙箦有簧故

或謂笙爲簧磬以石爲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
曰雅二雅南二南也籥解見簡兮毛氏曰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東夷之
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鄭氏曰雅萬舞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
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歐陽氏曰季札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爲文王之
樂詩又以文王之詩爲周南召南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爲何樂當闕所未詳○朱氏曰僭亂
也○孔氏曰先言鐘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
奏○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以雅
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
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反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音來多荒饑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
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
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于受福無
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氏曰凡詳言之者皆
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
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
祀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釋草文郭璞曰布
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康成謂趍以采薺當爲楚薺之薺慮後世誤也○說文曰薺蒺藜也而
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朱氏曰抽謂其
條抽發○鄭氏曰與與翼翼蕃蕪貌○毛氏曰露積曰

庾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鄭氏曰十萬曰億○毛氏曰妥安坐也侑勸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景大也○王氏曰今棘茨之所生乃自昔我蓺黍稷之地○孔氏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則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爲庾其數至億長樂劉氏曰古者內自鄉遂外薄要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倉盈於州都我庾充於億兆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氏曰以黍稷爲酒食以祀先祖既有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王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荅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䟽之宜以介景福也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或肆音四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孔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愨而趨其賓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長樂劉氏曰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董氏曰自黍稷成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也剝解剝其皮也○毛氏曰亨飪之也孔氏曰亨謂煑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肆陳也蘇氏曰肆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曰鄭氏讀肆爲剔謂剔其骨體而升之俎也亦通○鄭氏曰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祊門內也孔氏曰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與此不同○鄭氏曰孔甚也○朱氏曰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匈于反蓋古語

然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大也
○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
其儀濟濟然蹌蹌然乃絜所祀之牛羊爲烝嘗之祭又曰
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治之亦各有職
或解剥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鄭氏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
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王氏曰凡祭裸鬯求諸陰焫蕭求諸
陽索祭祀于祊求于陰陽之間夫遊魂爲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于祊而祀事所以孔明也
焫先彫反○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有
慶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夕反爲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赦反君婦莫
莫音麥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醻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笑語

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爨饔爨廩爨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
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言爨竈有容也孔氏曰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愼
○丘氏曰爲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鄭氏曰
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氏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旣獻酒
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
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
也孔氏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
至也○孔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
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
○毛氏曰豆謂內羞庶羞也孔氏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
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尚

有二（蓄明天子之正祭有二蓄矣天子庶蓄百有二十品）○朱氏曰爲賓爲客言旣
以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毛氏曰繹而賓尸及賓客○孔氏曰正祭之日
賓用之爲薦明日又爲繹而賓敬其尸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之）○鄭氏曰始主
人酌賓爲獻賓旣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
而爵交錯以徧（孔氏曰特牲少牢皆有其事）○毛氏曰東西爲交邪
行爲錯○鄭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度法度也○鄭氏
曰古者於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
來也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
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
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
者趨走以敎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
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
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爲俎孔碩謂薦孰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
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
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我孔熯（呼但反）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蒲必反）芬
（孚云反）孝祀神嗜（市志反）飲食卜爾百福如幾（音機）如式旣齊旣
稷旣匡（丘方反）旣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說文曰熯乾皃詩曰我孔熯矣○董氏曰式用也○鄭
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
曰善於爲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苾
芬馨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卜與也）○毛氏曰幾期

也左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
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勑固
也蘇氏曰勑戒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
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陳氏曰勞而乾竭而式禮莫愆敬之至
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
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爾飲食芬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
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李氏曰奉其
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
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嘏辭去皇尸命工祝承
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
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董氏曰韓詩作馥芬孝祀○
釋文嗜作耆曰市志反又巨之反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
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方吠反徹直列反不遲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祖位孝孫往位
堂下西面立也孔氏曰祖是自此適彼之辭位是告利成之位去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
告利成之位去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
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毛氏曰致告告利成也少牢注云利猶養也
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孔氏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
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
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謖所六反○鄭氏曰具皆也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群
廟非止一神故也○朱氏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
至如見之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皇尸者尊稱

之也○鄭氏曰載則也○孔氏曰鳴鼓鍾以送尸謂奏
肆夏也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鄭氏曰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
謖送尸而神歸釋文曰謖起也○孔氏曰尸與神爲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廢去
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孔氏曰膳夫祭祀則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
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君婦籩豆而已孔氏曰九嬪祭祀贊后徹豆籩不遲
以疾爲敬也長樂劉氏曰不遲不敢怠且緩如神猶在也○朱氏曰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
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肉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
下所以留同姓燕也○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
徹饌與同姓燕之事
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
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
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
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
勿替天帝反引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董
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順也甚順於禮
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
○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
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
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
而燕於寢○朱氏曰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
而綏之也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

者長樂劉氏曰莫有怨而不足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旣嗜君之飮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爾雅注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孔氏曰神嗜飮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爲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墜而大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旣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廣五服爲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則畎畝不脩於天下是以太間之遂不距於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洫涂下之洫不距于澮道下之澮不距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海是所謂本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之畇畇音勻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氏曰甸治也鄭氏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孔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六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旣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禹

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
畇畇墾辟貌孔氏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原隰解
見皇皇者華○孔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
得稱曾孫○王氏曰疆者爲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
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
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畝東
矣○孔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荊岐既
旅終南敦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於鎬南距于山其田獨廣也○朱氏曰將言
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
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之
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
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長樂劉氏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鄭氏稍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
賈公彦䟽曰鄭據韓詩爲訓敶是軍陣故訓爲乘彼詩畇畇是均田之意是以畇畇爲畇畇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芬云反益之以霢莫革反霂音木既優
音憂既渥烏學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爲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
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雨謂之霢霂○
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
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霢霂○說文曰瀀澤多
也從水憂聲詩曰既瀀既渥
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必寐反
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孔氏曰翼翼然閑
整○毛氏曰彧彧茂盛貌○鄭氏曰斂穫曰穡畀予也
○丘氏曰與尸謂獻孰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賔謂助
祭之賔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賔并祭末燕同姓於燕
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
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
彧彧謂萬井棊布廣野彧彧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爲酒
食畀我尸賔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爲酒食祭祀陰
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
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場有瓜是剥邦角反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
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後漢注春秋井
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
二十畝爲八家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於畔上種瓜
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植於疆場○毛氏曰剥瓜爲菹也鄭氏曰剝削淹漬以爲菹
○鄭氏曰祜福也○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
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
所以便地也王氏曰疆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孰獻於天子乃爲
菹以供祭祀○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
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取其血膋音聊
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是用

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祭用也孔氏曰鬱金香草煑之以和鬯釀秬爲酒也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毛氏曰騂牲周尚赤也孔氏曰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注以陽祀爲宗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毛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也是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孔氏曰亦楚語文韋昭云明不因故也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氏曰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鄭氏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享時孔氏曰大宰云及納享贊王牲事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享人故謂之納享也納享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

毛豆薦其血蕭爇其膋王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卜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䰟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朱氏曰或曰冬祭名○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孔氏曰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

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陟角反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芸或耔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之承反我髦音毛士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千公田所取之數也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孔氏曰鍾容六斛四㪷○橫渠張氏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舊粟也○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然而盛也附根即此雝本也○朱氏曰薿茂盛貌○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也髦俊也○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爲國用○朱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前漢食貨志曰或耘或芓黍稷儗儗

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乃相

助而休息之又於閒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
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
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
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資明與我犧許宜反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
慶琴瑟擊鼓以御牙稼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
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
協韻爾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孔氏曰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云粢六穀也器實曰齊指
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巳盛於器也○孔氏曰羊言犧謂純色又曰郊特牲曰社稷
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毛氏曰社后土也孔氏曰中庸云郊社
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

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死以配
神社而祭之○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
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前漢郊祀志去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
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
祖以祈甘雨注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田祖稷神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孔氏曰曲
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
是也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朱
氏曰四時迎五行氣於郊以五帝五官配焉木之帝曰太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曰祝融土之帝曰黄
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皞官曰蓐收水之帝曰顓頊官曰玄冥○鄭氏曰臧善也御
迎也○毛氏曰田祖先嗇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者春官籥章注云田
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周禮籥
章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

爲樂祖也○孔氏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丘氏曰祈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也○孔氏曰至前孟春文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也釋文齊本文作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輒反彼南畝田畯子峻反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豉反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

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日南畝○鄭氏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漢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王氏曰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竟畝也○朱氏曰有猶多也○毛氏曰敏疾也○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蘇氏曰於是田畯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朱氏曰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蘇氏曰民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

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

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孔氏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王氏曰茨者如束茅而積之者也○毛氏曰梁車梁也孔氏曰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横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孔氏曰釋水云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毛氏曰京高丘也爾雅云絶高爲之京○朱氏曰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然也○董氏曰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絶高者亦非一矣○鄭氏曰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蘇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税言之陋矣執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孔氏曰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孔氏曰種擇其種也○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毛氏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釋文曰京云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耓勑丁反)○孔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孔氏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修耒耜具田器(孔氏曰茲箕之屬)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孔氏曰此出於農書以冬土定故掘橛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李氏曰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

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爲種也

既方既皁(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起居反)其螟(莫庭反)螣(徒得反)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于沾反)火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上已有孚甲也)

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毛氏曰實未堅熟曰皁稂童粱也釋文曰童稂草也說文作節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莠似苗也孔氏曰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董氏曰莠秕草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曰皆釋蟲文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究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說文曰稺幼禾也○釋文曰秉執持也畀與也○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皁既皁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矣而成可剪刈曰好而無稂莠孔氏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衆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孔氏曰蟲災禾稺者偏甚王氏曰田稺生之稻也去其害黃稼之

物而可以養再生之稻○朱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張氏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變何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豬停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蟓螟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一采邑便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爲不難○釋文秉韓詩作卜卜報也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巨移反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戶郭反穉此有不斂力檢反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

毛氏曰渰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爲濕潤渰浸萬物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惟助爲有公田○孔氏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
刈禾之把也又曰聘禮云四秉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
把有名爲筥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
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筥亦音穧滯穗滯漏之禾穗
也○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
疾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正雨
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孔氏曰民見雲
行雨降歸之於君曰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百穀齊熟收刈促遽
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鰥寡取之以
爲利長樂劉氏曰穉謂穗之在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未載之
所不盡者滯謂成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通者皆以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矜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

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既足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殄於輕
視天物而浸棄之乎○董氏曰韓詩作有弇凄凄呂氏[illegible]秋作有
晻凄凄○釋文渰漢書作黤○孔氏曰定·中[illegible]汪穧作
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以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鄭氏曰騂用騂牲也
黑用黝牲也孔氏曰周禮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
毛分騂黑爲二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非謂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
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歛也○孔氏
曰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
田畯之官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獲王氏曰喜其趨獲事也○陳氏

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爲報董氏曰鄭康成以來方爲四方不知來方禋祀則以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孔氏曰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長樂劉氏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神護民之稼穡者靡不祭之亦愛其民而爲之祈福也○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昧韐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毛氏曰興也○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毛氏曰泱泱深廣貌○孔氏曰君子謂諸侯也○鄭氏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毛氏曰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鄭氏曰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孔氏曰韎韐是蔽膝[illegible]衣合韋爲之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陳留人謂之蒨天子六[illegible]○孔氏曰奭赤貌○王氏曰瞻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爲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朱氏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陳氏曰諸侯來朝天子適有征伐之事故寵之以卿佐之任

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

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賓一反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氏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孔氏曰鞞今刀鞘也容者容飾珌琫即容飾也天子玉琫而珧音遥珌諸侯璗徒黨反琫而璆音虯珌大夫鐐音遼琫而鏐力幽反珌士珕力計反琫而珕珌孔氏曰珧似琫說文曰珧蜃甲也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鏐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珕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以飾物○董氏曰此本出於三朝禮故許慎以此證書○王氏曰鞞琫有珌者言既爵命又其賜予備物如此○長樂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之於一時又將延永其[illegible]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朱氏曰同猶聚也丘氏曰同俱也謂俱聚於諸侯之身○丘氏曰[illegible]邦猶家室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孔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朱氏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絶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絶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敘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氏曰覯見也

○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丘氏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解見蓼蕭○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董氏曰裳古文作常今爲裳者或篆體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朱氏曰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丘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疏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等並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曰胥

辭也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祜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
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
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
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郢反

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爲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
鶯然可愛也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內也○蘇氏曰樂循禮義
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音壁爲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孔氏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墻兩邊
障土者也憲法也○鄭氏曰辟君也戢斂也○毛氏曰不戢
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蘇氏曰王者屏翰
四方而爲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
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
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觩音虬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
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觩角上曲貌頌作捄春
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穀梁注曰斛球球然角貌○董氏曰字書作兕觥其斛說
曰兕角可以爲飲者也後世作觥誤也許慎說文作兕觵其斛斛角貌旨美也思語辭也
○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
○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
求之矣○前漢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儌
匪傲萬福來求注謂飲酒者不儌幸不傲慢則福祿就

而求之也
皃能如卷耳罍能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
指爲罰爵也彼着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於袁反鴦於良反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
養有節焉孔氏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餘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孔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異器○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鄭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長樂劉氏曰先王之制禽蟲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于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洽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恤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萬物之戴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爲宜也

鴛鴦在梁戢莊立反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孔氏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張氏曰禽鳥並棲一顛一倒各

以左翼歛在內以右翼防外患○長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亦不疑於人也○蘇氏
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
此詩獨以鴛鴦爲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
感耳梁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爲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馬在廐音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
反之
毛氏曰摧莝也鄭氏曰摧今莝字也○釋文曰摧剉也秣粟也釋文曰秣穀馬也
艾養也○鄭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
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蘇氏曰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愛國用也長樂
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矣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
爲福祿所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孔氏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
匪他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弈弈
弈音亦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音亦
毛氏曰興也頍弁貌釋文曰頍舉頭貌○董氏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頍弁無
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頍弁皮弁也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
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毛氏曰蔦寄生也
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皆美女蘿兔絲松蘿也孔氏曰釋草云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䟽云今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鄭氏曰
君子弁幽王也○毛氏曰弁弁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不定○鄭氏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
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
日視朝孔氏曰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
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氏曰無以爲禮君子弗非也有以爲禮而弗用是乃君子所非也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
人䟽遠者乎皆兄弟至親○朱氏曰非他人也○孔氏
曰蔦與女蘿依於松栢松栢存而茂松栢殞而亡是存
亡在松栢○蘇氏曰兄弟之於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
松栢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柰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
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既見
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既時君
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鄭氏
曰具猶皆也○毛氏曰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
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
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
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

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摶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氏曰霰雨雪之兆王踈兄弟甥舅亡之兆也○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王氏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胡瞎反大夫刺幽王也襃姒嫉音疾妬丁故反無道並進讒巧敗必邁反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董氏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攷其時將爲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舝也間關設舝也孔氏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間關設舝聲也○董氏曰按說文舝鍵也故謂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轄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爲聲又爲驅馳其說本此○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毛氏曰孌美貌○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丘氏曰昬君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朱氏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襃姒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孔氏曰說文云鷮長尾雉陸璣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辰時也○孔氏曰碩大也○丘氏曰爾碩女也○

鄭氏曰射厭也○丘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與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喜如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已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爲主故云己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故云己身無德○王氏曰樂賢女如此則厭惡褒姒甚矣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敘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爲薪其葉湑湑然茂盛丘氏曰柞葉最盛○鄭氏曰鮮善也覯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釋文下孟反當不音行止四牡茂后反騑騑芳非反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孔氏曰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

琴瑟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
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
下則云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
首章車舝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爲新昏則慰我心矣
○說文曰卬欲有所庶及也詩曰高山卬止○史記孔
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止詩作行之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豈開在反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樊藩也孔氏曰孫炎云樊圃之藩○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
鄭氏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
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
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
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
紀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程氏曰
讒人之情常欲汚白以爲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
營營往來○孔氏曰讒人爲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
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董氏曰營
營說文作謍謍小聲也樊作楙蓋古字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杅之間矣蓋憂
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丘氏曰棘謂植棘爲藩也孔氏曰棘榛即爲藩之物○鄭氏曰極猶

巳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
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毛氏曰榛所以爲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朱氏曰巳與聽者爲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李氏曰
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
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息列反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湎莫衍反淫液音亦武公既
入而作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酒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顔色齊同也
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孔氏曰樂記說樂之遲去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

意者○後漢孔融傳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
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鐘鼓既設舉醻市由反逸逸大侯既
抗苦浪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音其
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即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丘氏
曰左右謂據筵上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然肅敬也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鄭氏曰豆實葅醢也○孔氏曰殽是摠名此文殽核
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鄭氏曰
核籩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桃梅有核之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䕩乾梅也內

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毛氏曰旅陳也○鄭氏曰和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曰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去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縣改之矣大射不言改縣者諸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朱氏曰舉醻舉所奠之酬爵也又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醻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氏曰射人去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抗舉也孔氏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去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三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去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鄭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將射之

氏曰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去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去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注去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去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去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去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去我以此求爵女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孔氏曰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氏

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亦張比其射夫而

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射求勝以爵其不勝◎禮記射

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

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

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

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

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

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籥余若反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戶浹反百禮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反子孫其湛荅南反其湛

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

鄭氏曰籥管也詳見簡今○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

長樂劉氏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入音舉矣鄭氏曰烝進也

衎樂也○王氏曰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鄭氏曰洽合也

○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蘇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

實旅百也○毛氏曰壬大也○丘氏曰林衆也鄭氏曰壬任也謂卿大夫

也林諸侯也○朱氏曰錫神錫之也○鄭氏曰純大也○朱

氏曰嘏福也鄭氏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鄭氏曰湛樂也○蘇氏

曰載則也○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氏曰室人

主黨也○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體也○朱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

坫康圭謂坫上之爵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

章爲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爲將祭擇士故也既祭矣

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衎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丘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氏曰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丘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孚袁反舍音捨其坐遷屢力具反舞僊僊音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反顧禮也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孔氏曰謂慎禮而審靜怭怭媟嫚也董氏曰字書以怭爲儀毛以爲媟嫚蓋溺於儀而不知禮此宜以其媟嫚終也○董氏曰秩序也○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鄭氏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本坐遷嚮他處長樂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僊僊然長樂劉氏曰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怭怭然而媟嫚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

次董氏曰犯貴朝廷犯齒雅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賓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五何反屢舞傞傞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呶號呼讙呶也孔氏曰唱叫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說文曰醉舞貌○王氏曰僛僛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朱氏曰郵與尤同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傞傞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人之始未嘗不治終至於亂○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屢舞孔氏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長樂劉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頹矣○孔氏曰數起舞傞傞然又不能止○長樂劉氏曰福謂徹俎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孔氏曰醉前無失爲有德既醉爲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朱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音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魚據反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矧失忍反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愼禮如
此○朱氏曰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式解見式
微○朱氏曰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毛氏曰羖羊
不童也鄭氏曰羖羊之性牝牡有角○鄭氏曰三爵者獻也酬也酢
也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酢也○王
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孔氏曰飲酒
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鄭氏曰
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
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
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爲善恥彼不醉
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醉者監與史反恥而罰之
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朱氏曰安得從而

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
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
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丘氏
曰此爲飲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史無使過醉怠慢無禮又當立酒令去
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羖女飲至三爵已
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文丁寧以戒之也王氏曰人
之齊聖飲酒温克彼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知敢多於三爵而又不已宜其沉湎淫泆如是甚矣○
孔氏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酬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
獻酬酢爲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長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群衆小人男女弗間而
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百醜與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則
不爲百醜無以娛於王反耻而罰之俾之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告之也或恥
而弗爲矣無俾大怠者謂湎于酒荒于色悖于禮瀆于義皆大懈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爲憂幽王則以爲樂故

立史監戒其勿言牽其昏迷而大怠用以為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褎而美之用以為樂慎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為故去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為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羖羖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與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為淫亂故三爵之後洋洋然昏矣醉矣睡而不寤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此二句武公所以自處也幽王繼宣王至治之後未易遽失其天下其不道不如是之甚申侯豈能殺之也蓋由諸侯疾惡無有救之者是足以見其詳焉嗚呼禽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又豈申侯所能為哉

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缻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録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反)京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蟲禽獸也網罟有制罻羅有時○田獵有候弋射有規不枉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夭其類則其仁不日不至矣然上有恤物之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維蕃雖欲恤而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自于鄉遂次及於八州建伯立正分帥列長聯乎道德之賢以為司徒用揔厥教以鄉三物為本有禮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戾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而不仁於昆蟲而不恤哉○王氏曰憂在天下不為小己之得失故謂之君

子○孔氏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頒大首貌○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孔氏曰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須然其大首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須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須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遥反）不能錫命以禮數（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氏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
路車乘乘證反馬又何予之玄衮古本反及黼音斧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
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
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菫荁之屬是也以
鼎煑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孔氏曰王
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衮
卷龍也又曰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
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黼如斧形
刺之於裳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爲藿然而不可不
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
之也蘇氏曰采菽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
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衮古之諸侯豈皆上
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爾
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衮者畫之於衣九章
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衮
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御覽反泉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
巨機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七南反載駟音四君
子所屆音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觱沸泉出皃檻泉正出也孔氏曰釋
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鄭氏曰芹菜也可以
爲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鴈醢○毛氏曰淠淠動
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蘇氏曰駕

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四董氏曰載驂則驂也載駟則騑也○長
樂劉氏曰届至也○朱氏曰觱沸檻泉則采其芹諸侯
來朝則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
之至於是也歐陽氏曰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届者乃言君子所至車
旂如此之盛爾如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在股音古邪似嗟反幅音福在下彼交匪紓音舒天子所予
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
偪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鄭氏曰芾太古
蔽膝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
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
爲之孔氏曰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玉

古者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
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孔氏曰邪纏於
足謂之邪幅說文曰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
在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紓緩也○朱氏曰言
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齋遬不敢紓緩也蓋因其服以起
興曰赤芾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匪紓則天子所予
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
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也古者發大
命須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荀子勸學篇云君
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
維柞子落反之枝其葉蓬蓬步公反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
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並受其福也○朱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孔氏曰服虔曰平平辯治不絶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汎汎芳劒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其維反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紼繂音律纚緌也孔氏曰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組縭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釋文曰纚韓詩云筰也葵揆也膍厚也戾至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行之○蘇氏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歐陽氏曰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能以義擯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苟王無義以擯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君子有憂而無樂矣○丘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擯之又以福禄厚之也○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

釋文曰膍韓詩作肶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反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息徐反遠矣

毛氏曰興也騂騂調利也董氏曰許慎作觲觲角弓言用角低卬便也若作騂則訓色先儒以騂取其調利則字當作觲觲與騂同音○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翩反貌○鄭氏曰胥相也○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内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踈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踈遠相踈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傚上之所爲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反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羊主反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𤻲病也○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故也不令兄弟交相爲𤻲者交相惡也○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爵祿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朱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已斯忘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

老馬反爲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音嗣宜饇於據反如酌孔取

毛氏曰饇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鄭氏曰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毛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孔氏曰此舉馬以喻之○朱氏曰已多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饇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

鄭氏曰毋禁辭說文云毋止之也○毛氏曰猱猿屬陸氏草木疏曰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猿塗泥也附著也徽美也○鄭氏

曰屬連屬也說文曰屬連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爲不善皆
其所自能不必教之也今幽王又疎薄骨肉爲不善於
上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
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塈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
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
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
此之謂徽猷○王氏曰君子有徽猷於此則小人與屬
於彼矣

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
而不可解也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乃見反曰音越消莫肯下遐嫁反遺式
居婁力住反驕

孔氏曰瀌瀌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衆則瀌瀌○毛氏曰晛日氣也
說文曰晛日光也○蘇氏曰遺予也○釋文曰婁王肅云數也
○鄭氏曰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
消釋矣○蘇氏曰雨雪之瀌瀌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
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呂氏曰見晛曰消謂君子有徽猷也
雨雪之消喻小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者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
今王曾莫肯之居於其上而婁驕焉而何以化彼哉歐陽
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也○董氏曰瀌韓詩作藨○釋文
曰見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曰韓詩作聿
劉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藨藨見晛聿消
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
移也婁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音毛）我是用憂

毛氏曰浮浮猶瀌瀌也（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流者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羌髳微盧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歐陽氏曰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彝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

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世衰族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惡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群慝衆怨無復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蠻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反）諸侯皆不欲朝（直遙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毛氏曰菀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孔氏曰王肅
孫毓皆以上帝爲斥王○毛氏曰蹈動也暱近也○歐
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之願庇於王譬如行道
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孔氏曰王其心變動不
恒（王氏曰但謂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侯相戒無往親近之必將
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蹈人甚矣則人皆欲自遠無欲自暱也）○陳氏曰且俾我
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瘵（側界反）焉俾予
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愒息也（王氏曰愒小息也）瘵病也○李氏曰邁往也宣
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今幽王暴
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歐陽氏曰後予
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
以凶矜
鄭氏曰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
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
所屆（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知甚矣）
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
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嘆曰曷爲
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曰
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

式居婁驕也傳訛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丈反民衣服不貳音二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爲必有刑以輿其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先王之治於斯爲至矣然則裘笠撮帶雖則末儀亦以見民德之歸壹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

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反歸于周
萬民所望音亡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曰都者聚
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謂都
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玉藻曰君
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去君衣狐白毛之
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
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鄭氏曰于於也○毛氏曰周忠
信也陳氏曰周鎬京也○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
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丘氏
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
信表裏如一故爲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孔氏曰都
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
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駮今也○左傳襄十四年
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緇衣注言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
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基反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
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以臺皮爲笠
孔氏曰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前裘則
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毛氏曰緇撮緇布冠也○朱氏曰其制
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也○毛氏曰
綢直密直如髮也○張氏曰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
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
男女也○呂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
有不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
綢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
也○鄭氏曰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
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
心苑於粉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
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
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
爲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姞與周室
爲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
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
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勑邁反我不見
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
氏曰蠆螫蟲也說文曰長尾爲蠆短尾爲蝎尾末捷其言反舉也然似婦
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鬢傍短髮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邁行也○
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朱氏曰思之甚也
○釋文帶作帶云本亦作帶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我不見兮云
何盱喜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蘇氏曰帶由其自餘
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帶自有餘矣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
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閑美不假脩飾也○
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
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綠之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爲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鄉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返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其玉反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鄭氏曰綠王芻也爾雅曰菉王芻郭璞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董氏曰楚辭曰資菉葹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菉今攷鄭氏說以爲王芻則當逸時字爲菉矣○毛氏曰兩手曰匊局卷也○李氏曰
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
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予髮曲局薄言歸
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朱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
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草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毛氏曰衣

蔽前謂之襜（孔氏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朱氏曰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月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遲久而弗歸耶）○後漢書劉瑜上䟽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勅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弔）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韔謂射訖弛弓納于韔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孔氏曰釋言云緍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綖謂之繩綖也）○丘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爲之納弓于韔中往釣我則爲之緡繩于竿令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怨辭也想象其室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丘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鱮（音敘）維魴及鱮薄言觀（古玩反）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丘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觀韓詩作覩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上照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宣王國

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

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勸說

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孔氏曰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牛者鄭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蒲浪反○孔氏曰罪隷去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隷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隷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也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同也○

鄭氏曰集猶成也○丘氏曰蓋不定之辭也孔氏曰蓋者爲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

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丘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王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後漢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鄭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王氏曰召伯營謝功之

肅成征師之感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水之利此
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
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
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爲
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
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
寧焉此眞知職分者也彼憂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
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
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
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濕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
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曰阿然美貌難
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
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朱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
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沃也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大則潮幽黑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

是詩三以隰桑爲輿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朱氏曰謂猶告也表記引遐不謂矣注謂猶告也○丘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去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氏曰爾雅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衆人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者爲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于僞反之作是詩也

鄭氏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孽者蘗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蘗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蘗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去孽當爲枿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蘗也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菅兮音姦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孔氏曰釋草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菅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孔氏曰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纏束之○鄭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也○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也王氏曰菅譬則后茅譬則妾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正謂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陳氏曰雲爲質而露爲澤○程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步行也猶如也張氏曰猶似也鄭氏曰猶圖也○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子鴆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滮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說文曰滮水流貌詩曰滮沱

北流徐鉉曰沱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切
樵祖焦反彼桑薪卬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少儀太抱
樵注云未燋曰樵○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卬我也烘燎
也煁烓竈也孔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
○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烓音恚○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
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亨烝餁而爲燎燭棄妻自傷失職
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照事物而
已○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興王之捨嫡后
之尊而專寵於孽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是所
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有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
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
鼓鍾于宮聲聞去問于外念子懆懆七感反視我邁邁
說文曰懆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懆懆憂皃○王氏曰邁
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往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毛氏曰有
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聲
容必見于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褒姒而遠我則嘗懆
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疏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
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慘慘然憂感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朱氏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
反視我邁邁何哉○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乎吠反韓詩
去意不說好許去很怒也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鶖禿鶖也鄭氏曰鶖之性貪○孔氏曰梁魚梁也○蘇

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
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
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棄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得正
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
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王氏曰鴛鴦能好其
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
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都禮反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隷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
所登上車之石也○蘇氏曰扁卑貌疧病也○蘇氏曰石之施於履者乘
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
如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施
之不可改也陳氏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棄
申女何也○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如妾止當在
下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
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多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面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於鴆反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
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緜蠻
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絕不成語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緜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緜蠻聲也丘阿曲阿也孔氏曰擇丘去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卷阿去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朱氏曰後車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則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擯○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曰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害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此六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李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旦反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

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爲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刀反饔於恭反餼許氣反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氏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孔氏曰公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饔也左氏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牲可牽行餼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爲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頍弁之詩曰有頍者弁實爲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馨言有酒之行有殽之馨何爲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爲菹也○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他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李氏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毛氏曰炮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酢報也鄭氏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毛氏曰醻道飲也孔氏曰醻者欲以醻賔而先自飲以道之此舉醻之初其實飲訖進酒於賔乃謂之醻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銜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鄭氏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孔氏曰殷武曰維役荊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荊亦已久矣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遥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亦作嶄嶄○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孔氏曰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歴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巳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勞爲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劉氏曰因之陟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

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爲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歴何時可盡徧也○歐陽氏

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猪也蹢蹄也(孔氏曰釋豕云四蹢皆白豥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駭是躁疾於餘豕○爾雅曰駭與豥字異義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爲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蹢也謂四足連肚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朱氏曰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長樂劉氏曰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爲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役相仍拯其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

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實深可懼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爲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爲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録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黃華名蔈白華名茇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皁煑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丘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瘰反首大而身小（王氏曰牝羊則首大牂羊則首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罶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于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下其可久乎）此以興死亡將至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曰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音佩）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

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典亡之鑒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丘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是之間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孔氏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必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則又黑爛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鰥古今字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哀我征夫豈獨爲非民哉○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鰥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孔氏曰役夫非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芃薄紅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丘氏曰芃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氏曰巾車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是草中之

獸人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

草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正大雅

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慶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由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

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

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著見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覃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爲邦舊矣董氏曰按后稷封邰至太王始自豳來從至于岐山是爲周邦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道之顯是以爲帝命之時也朱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時也蓋古語聲急而然○丘氏曰帝命不及時而至乎及時而至也○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而其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歐陽氏曰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程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亹亹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也

莆田鄭氏曰陳徧也○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李氏曰哉者語辭也○毛氏曰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亹亹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問亦不已李氏曰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德盛矣是故上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其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鄭氏曰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脩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是其辭也王氏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祈

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莆田鄭氏曰此所以爲徧賜也○董氏曰亹亹文王集注作娓娓文王按說文娓娓勉也然則字當作娓宋氏國語補音曰說文無亹字徐鉉以爲字當從女從尾改之鶩俗左氏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作陳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顏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謀事忠敬翼翼然王氏曰世之顯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則厥猶翼翼可知矣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

○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前漢書王襃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力計反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孔氏曰於嘆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蘇氏曰熙光也爾雅曰緝熙光也○朱氏曰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孔氏曰止爲語辭○蘇氏曰假大也○毛氏曰麗數也○孔氏曰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朱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方命之爲周諸侯○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況甫反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周禮疏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以將爲送言祼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而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祼將觀之則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朱氏曰京周

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黑也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爲
裳也○孔氏曰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繢繡之飾則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
止於黼舉章以表之耳一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氏曰
王斥成王○毛氏曰藎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豈得無念也猶
不顯之義○孔氏曰汝祖文王也○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
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
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爲
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祼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董
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也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
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
敢變而亦所以爲戒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
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
敢告僕夫云爾○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
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
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士也
藎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故謂之忠藎
無念爾祖聿于必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息浪反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
毛氏曰聿述也朱氏曰聿發語辭也永長也○鄭氏曰師衆也○
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易言其難也○李氏曰無
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脩厥德而已能脩
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
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間哉
王氏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

師帝乙已上也（孔氏曰殷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
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常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
如此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王氏曰天命艱
難不可保恃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爲監也）○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
命文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遏（於葛反）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也（朱氏曰遏絶也）○孔氏曰宣昭布明也○毛氏
曰義善也○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虞度也載事也
○朱氏曰儀象也○毛氏曰刑法也孚信也○歐陽氏
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保
故告之使無自絶其身武王數紂之惡曰自絶于天）○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
殷之所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呂氏曰凡欲配天
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
矣此萬邦所以作孚（張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
信悅）○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
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
矣○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

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其
敬其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王
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紂
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言在
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
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
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令紂所居之尊則
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恃
如此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
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
材而篤焉耳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乃及
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朱氏曰殷商殷商之諸
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曰嬪婦也孔氏曰曲
禮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
○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大任仲任也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
而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子而言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鄭氏曰摯國中
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

行德同志意也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杜氏左傳注曰聿惟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傳晏子曰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愼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夾反之陽在渭于貴反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郃陽注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顏師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涘涯也○朱氏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王氏曰商失其道民既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唯文王爲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則天爲作合○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王氏曰洽之陽渭之涘則華國所在也○朱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七報反

反舟爲梁不顯其光毛氏曰俔磬也孔氏曰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譬諭也蓋如今俗語譬諭物云磬作然也○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方言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生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爲之配大姒能爲之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況周國自在渭旁不是出疆○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氏曰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長張丈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長子長女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燮和也○丘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鄭氏曰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王氏曰言天既生此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陳氏曰書

言變友柔克有和順之意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
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音目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
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侯諸侯也○毛氏曰興起也○
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
也○孔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列
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陳氏
曰文王爲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
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曰旝
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旝如林

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
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
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
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
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音羊檀徒丹反車煌煌音皇駟騵音元彭彭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水之緩流爲洋洋○孔氏曰檀
木之兵車○毛氏曰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孔氏曰郭璞云
騂赤色黑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孔氏曰彭彭強盛
也○朱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毛氏曰師
大也○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

也○鄭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莆田鄭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爲之上將○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彌延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古花反瓞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蒲剝反也孔氏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瓞是瓝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民周民也○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郇邑注云有豳鄉詩豳國○孔氏曰漆沮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公也亶父字或般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許氏淮南子注曰復重窟也○孔氏曰穴土室也○毛氏曰室內曰家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瓞則小末則復大周帝嚳之胄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瓞況之緜緜則言雖弱而不絕也○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

之地歷世亦緜緜然孔氏曰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公劉之篇說公劉適豳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焉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去于沮漆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豈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去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說文引詩曰陶復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反走馬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鄭氏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毛氏曰姜女大姜也○莆田鄭氏曰聿遂也○毛氏曰胥相也宇居也○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鄭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王氏曰遂來相宇也○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來朝走馬形容其劬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膴膴音武堇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爰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毛氏

曰膴膴美也堇菜也釋文曰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徒弔反○孔氏曰內則曰堇苴粉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堇然則堇者其烏頭乎荼苦菜也○莆田鄭氏曰飴餳也○毛氏曰契開也前漢書注去挈刻也詩緜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口計反○孔氏曰春官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鄭氏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孔氏曰閟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王氏曰以甚言周原之美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王氏曰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龜則又以為吉與之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

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室于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居良反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鄭氏曰迺疆理其經界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長樂劉氏曰謂畫其經界則田可疆正其溝洫則水可理○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長樂劉氏曰樹蓺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利可宜畎導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畝○鄭氏曰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孔氏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曰豳地今為栒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朱氏曰周徧也○毛氏曰爰於也○王氏曰既

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莆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朱氏曰言靡事不爲也○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六反版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李氏曰左傳九言與土功則言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板衡而繩縮故也翼翼嚴顯也○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

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長樂劉氏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釋文俾作卑曰本又作俾

捄音俱之陾陾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弘反築之登登削屢力注反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鼛音羔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捄虆也○釋文曰劉熙云虆盛土籠也○說文曰捄乘土於器也陾陾衆也

度居也鄭氏曰度猶投也○孔氏曰鄭以度猶投語異意同○釋文曰度韓詩云塡也○張氏曰度讀如法度之度言運土以進也○王氏曰度傳土也○蘇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虫之薨則其薨之衆也○董氏曰登登則其聲之應也○蘇氏曰

削屢重復削治也○張氏曰五板爲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以爲堵四十丈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興起也○毛氏曰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孔氏曰韗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李氏曰凡此皆是形容築牆之意○孔氏曰捄土實之於虆謂之捄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旣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毃薨薨然○李氏曰旣投之於版中則築之登登○蘇氏曰旣成而削之其毃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削屢馮馮者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王氏曰旣作廟矣於是營宮室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鼛鼓弗勝則人自勸功鼛鼓之節反弗勝也毛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苦浪反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而無皐門爾雅有闕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去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伉高貌王氏曰伉壯也將將嚴正也冢大也冢土大社也孔氏曰大王立此社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法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戎大也醜衆也○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毛氏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孔氏曰宜祭社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慍紆問反亦不隕韻謹反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

（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唯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絕也慍怒也○毛氏曰隕墜也○鄭氏曰小聘曰問柞櫟也（陸璣疏曰周秦人謂柞為櫟）棫白桵（如誰反）也（孔氏曰郭璞云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王蒭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孔氏曰拔拔然生柯葉也○毛氏曰兌成蹊也○丘氏曰混當為昆字之誤也○毛氏曰駾突也（說文曰駾馬疾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朱氏曰大王所慍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陳氏曰亦不隕墜其聘問之好俟我之植木拔然生柯葉行道兌然成蹊徑疆理葺治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

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慍之夷狄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畜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蔥蔥輪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為專指大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

文王之詩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
大王而終於文王耳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俱衛反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
先蘇薦反後胡豆反予曰有奔奏如字予曰有禦魚呂反侮亡甫反
蘇氏曰虞在陜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
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
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毛氏曰蹶動也○王
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生同義○毛氏曰率下親上曰
疏附孔氏曰率疏者令親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
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武臣折衝曰禦侮○
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毛氏
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
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
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
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
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集矣○鄭氏曰文
王之德所以至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
也
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所
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
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

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我也

於穆不已也

緜九章章六句

棫（雨逼反）樸（音卜）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薄紅反）棫樸薪之槱（音酉）之濟濟辟（音壁）王左右趣（七喻）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鄭氏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孔氏曰釋木云樸抱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抱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注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毛氏曰槱積也○濟濟解見文王○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毛氏曰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以喻文王養育賢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音章）奉璋峨峨（五歌反）髦（音毛）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鄭氏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爲璋瓚祭之用瓚唯祼爲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然則大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毛氏曰峨峨盛壯也（孔氏曰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貌）髦俊也○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之亦有趣向辟王之意○鄭氏曰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之烝反）徒楫（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淠舟行貌○涇解見谷風○鄭氏曰烝衆也○毛氏曰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櫂釋名云在旁撥水曰櫂）○鄭氏曰

于往也邁行也○朱氏曰六師六軍也毛氏曰天子六軍○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曰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王氏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鄭氏曰淠淠然涇水中之舟衆徒以楫櫂之○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歐陽氏曰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疏曰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鄭氏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之辭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陳氏曰聖人以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

追對迴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鄭氏曰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玉曰琢○鄭氏曰章文章也○毛氏曰相質也孔氏曰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以相爲質也○鄭氏曰罔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孔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綱者網之大繩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内則使有質○董氏曰玉不琢

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
其得有傳哉丘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爲賢也○呂氏曰所
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效雖文王無爲
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户但反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
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孔氏曰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爲文王
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之說於理雖無
害然干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榛側巾反楛音户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
簡兮○陸璣草木疏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
人織以爲牛莒箱器又屈以爲釵○毛氏曰濟濟衆多
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丘氏曰此篇凡言君子
者斥文王也○毛氏曰干求也○程氏曰瞻彼旱山之
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豈弟君子
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
世以樂易爲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
其諸異乎人之求歟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緜之八章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
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
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
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

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所乙反 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絜鮮貌 程氏曰瑟密也 ○毛氏曰玉瓚圭瓚也 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鄭氏曰黃流秬鬯也 孔氏曰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 攸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 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酌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卹彼玉瓚賈公彥曰卹彼玉瓚蓋古文以瑟爲卹也

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悅宣反 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氏曰興也○鄭氏曰鳶鴟之類 孔氏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鴟也 ○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詠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李氏曰抱朴子曰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也○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由周之子孫遠不
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
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
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騂息營反牡既備以享許丈反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今中山
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既載謂已在尊中也○孔氏
曰騂牡赤牡之牲也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騂牡蓋以色自別爾○孔氏曰
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朱氏曰備全具也○鄭氏曰景大也
○毛氏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孔氏曰左傳云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

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
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
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
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程氏曰今人種楡亦芟之使茂
○鄭氏曰勞勞來猶言佽助○孔氏曰上言祭以福此
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君子
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芒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程氏
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爲枚○

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宅道也○鄭氏曰葛也藟也延
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
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
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 側皆反 文王所以聖也 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母有賢妃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 美記反 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
音 許韋反 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也 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 京室王室也 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地名○ 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

○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 言此莊敬之大任迺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 王氏曰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 ○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徽有不妬忌之賢 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爲正心之本 而子孫衆多 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爲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妃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音通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 牙嫁反 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

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毛氏曰宗神也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鄭氏曰時是也恫痛也○毛氏曰刑法也寡妻

適妻也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鄭氏曰御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朱氏曰言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之得其道○孟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

毛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而不已如是

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爲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音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陽氏曰烈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也式法也○毛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言性與天合也○歐陽氏曰事雖未嘗聞舉必中法
又不待教諫而入於善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
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
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
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
朱氏曰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造爲也
○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無斁無厭也譽
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氏曰惟文王之德如此
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朱氏曰凡所以致
是者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斁○鄭氏曰故
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王氏曰始言大任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董氏曰韓詩作古之人無
擇
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
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
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巳
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氏作四章章六句今從
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孔氏

日定本皇下無矣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
不獲維彼四國爰究（九又反）爰度（待洛反）上帝耆（巨夷反）之憎其
式廓（苦霍反）乃眷（音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
○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程氏曰
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莆田鄭氏曰耆底定也（程氏曰耆致也）
（頌云耆定爾功毛氏武傳曰耆致也）○毛氏曰式用也廓大也宅居也○
王氏曰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矣（鄭氏曰謂
所歸就也）○程氏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
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惟求民
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
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莆田鄭氏曰天
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大而爲虐者乃眷然西
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子位也（程氏曰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
作之屏（必領反）之其菑（側吏反）其翳（於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古亂反）
其栵（音例）啓之辟（婢亦反）之其檉（勅貞反）其椐（羌居反）攘（如羊反）之剔（他歷
反）之其檿（烏簟反）其柘（章夜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作拔起也）屏除之也○毛氏曰木
立死曰菑（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爲翳（孔氏曰生木自
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孔氏曰脩理之平
治之也（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使疎密正直得其宜）○毛氏曰灌叢生也栵
栭也（孔氏曰郭璞云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程氏曰行生曰栵○）程氏

曰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毛氏曰檉河柳也孔氏曰河柳謂河傍
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赤枝葉似松椐樻也孔氏曰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去節中腫
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程氏曰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
使成長也○毛氏曰檿山桑也孔氏曰郭璞云檿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
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朱氏曰檿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串習也○程
氏曰夷平也載路猶滿路也○歐陽氏曰此章乃本周
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刋除樹木而營理
邑居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始太王之初也○朱氏曰帝遷明德謂遷此
明德之君於岐周也○呂氏曰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
其來者習其平易○蘇氏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絕○程
氏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
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朱
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
業也○釋文曰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
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太王以來世以平夷爲治
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則天
命之矣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栢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
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
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謂兌者
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毛氏曰對配也○孔氏曰
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
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

興○毛氏曰善兄弟曰友○朱氏曰兄謂太伯○鄭氏
曰篤厚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亡也
奄大也（孔氏曰釋言去荒奄也孫炎去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爲大義○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
○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
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丘氏曰天
以聖君爲已配作對謂文王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
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
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王氏曰因
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
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
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
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

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
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釋文必里反當作毗志反）比于文
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耻）施（以豉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貊靜也（孔氏
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左傳去德正應和曰莫釋詁去貊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程氏曰
類肖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朱氏曰不僭故人慶其賞不濫故人畏其刑）○鄭氏曰王君也王
季稱王者追王也（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
○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丘氏曰比親也（左氏傳曰擇善
而從之曰比）○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曰此

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定無讙譁也○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令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爲至德○莆田鄭氏曰能爲人之長能爲人之君故使之主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可恨○程氏曰既受天福禄而能施及於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旦反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虎格反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旦反徂旅以篤于周祜音戶以對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氏曰畔謂疆畔書所稱偏黨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援攀援畔援黨比也歆欲之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孔氏曰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箋以阮徂共皆爲國魯詩之義亦以阮徂共皆爲國名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前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丘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鄭氏曰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

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民速濟乎大難者也於是有密人不共拒
我大邦之命○張氏曰侵阮直至共之地○程氏曰文
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
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
之始也○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孔氏曰依止也○孔氏曰京其周所都之邑○
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阮疆而去伐密也○鄭
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鄭氏曰
大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鄭氏曰度謀也鮮
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孔氏曰孫炎去別不相連也○毛氏曰將側也方
則也○朱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遂
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所陟之岡即
為我岡○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
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
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為暴擾之辭也○蘇氏曰文王既
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鄭
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都於豐孔氏曰太
王初遷已在岐山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

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去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闕䣈以爲本周之程邑也○孔氏曰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
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李氏曰下民之王追稱之也
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
鎮故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古侯反
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爲大鄭氏曰夏諸夏也革更也○鄭
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丘氏曰仇方即崇也○毛氏
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
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

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朱氏曰按史記
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
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毛氏曰墉城也○程氏曰天謂文王予
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
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
見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朱氏
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義程氏曰其化之感人雖不見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
不及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張氏曰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朱氏曰或曰長尊尚也
革兵也不尊尚強大兵革而人自服也○程氏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
作聰明順天理也○朱氏曰此皆文王之明德上帝之
所懷也○程氏曰帝謂文王當謀爾爲仇之方同爾兄
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言聖人之化如

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呂氏曰言文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非我也

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俊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是類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崇墉仡仡魚乙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毛氏曰連連徐也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孔氏曰玉藻云聽鄉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毛氏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毛氏曰茀茀彊盛也○王氏曰仡仡壯也○鄭氏曰肆犯突也孔氏曰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毛氏曰忽滅也○朱氏曰拂戾也孔氏曰拂拂違也○程氏曰崇侯迷惡當文王始伐之徐緩之時則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

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朱氏曰言文王綏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感德被于四方也○朱氏曰

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然且如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爲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爲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三篇紂尚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晁氏曰爲劉向之學說靈

臺之詩曰靈善也○朱氏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爲也○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氏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作也○朱氏曰不日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趾○鄭氏曰衆民築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

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䟽淪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其言得之矣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協若愈於毛鄭今觀椒舉詩止於麀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又麀音憂鹿攸伏

鄭氏曰亟急也○丘氏曰子來猶子爲父來也○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墻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說文曰囿宛有垣也○爾雅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毛氏曰攸所

也○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煩民令勿亟作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李氏曰左傳去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爲勦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曰鄭駁異義云於臺下爲囿沼○趙氏孟子注曰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氏曰麀鹿攸伏則孳乳得其時○長樂劉氏曰麀易驚易遂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麀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麀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翯翯户角反王在靈沼於牣音刃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沼池也牣滿也蘇氏曰牣充也○鄭氏曰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長樂劉氏曰麀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翯翯者飛鳴自適也於牣魚躍者魚驚則潛今牣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

鄭氏曰麀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爲囿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爲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容於音烏論鼓鍾於樂辟音壁廱

毛氏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鄭氏曰虡也栒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孔氏曰縣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橫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爲之飾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朱氏曰樅崇牙之樅樅峻峙貌也賁大鼓也孔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鏞大鍾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蘇氏曰論講也○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

以節觀者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丘猶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氏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廱說者以廱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廱無明文玄按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袁准正論云辟廱大射養孤之處

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爲倫蓋本諸此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廱學校勸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徒何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瞍蘇口反奏公

陸氏草木疏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鼉之鼓則以鼉皮爲鼓可知矣○毛氏曰逢逢和也釋文曰埤蒼云鼓聲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鄭氏曰凡聲使鼓瞍爲之公事也

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

有鍾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扶又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京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續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太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

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爲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

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亦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愼德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董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曰祜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愼其祖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揔之○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鄭氏曰遹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毛氏曰烝君也呂氏曰烝君也衆也皆所以得衆爲君也○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欥詮詞也從欠從曰詩曰欥求厥寧余律切董氏曰孫毓引詩曰欥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毛氏曰淢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孔氏曰匠人云成間有淢淢内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作洫深也○陳氏曰匹稱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王築豐邑之城因舊淢爲限而築之○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爲侈大唯其稱而已○朱氏曰非欲亟成已之所欲也述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

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聿追
來孝○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
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毛氏曰
翰幹也○呂氏曰文王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
往天下皆倚以為賴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
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璧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
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
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後漢地理
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績功也○毛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君
也○李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
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底功也○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
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張氏
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
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社中○長樂劉
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
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張氏曰周家自
后稷居邰而公劉則居於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
容必于遷至○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

京者武王之學也辟廱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廱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爲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音起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反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氏曰燕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以安敬事之子孫○朱氏曰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氏曰雖貽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耶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爲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密謹反）歆（許金反）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眞愼反）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之母○鄭氏曰克能也

○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禖也毛氏曰古
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
于郊禖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燕來主爲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
之大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鄭氏曰弗之言
祓音拂也毛氏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祓除其心周禮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云祓
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之義祓與去意亦同也○毛氏曰履踐也○鄭
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郭璞
曰拇迹大指處○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歆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毛
氏曰歆饗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
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
謂有身爲震也○毛氏曰夙早也育長也○王氏曰緜所謂民
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

后稷而起也莆田鄭氏曰民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
也○鄭氏曰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曰謂爲其
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以姜嫄爲帝嚳上妃稷爲嚳子張融云
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特立姜嫄之
廟乎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
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嫄得祈郊禖者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祀
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
拇指之處○王氏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距
之拇以歆郊禖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
是爲后稷載夙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曰生民之
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嘗便有種
固亦因化而有蘇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學者以耳目之

陋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於詩易不以爲怪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誕彌面支反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坼勑宅反不副孚逼反無菑音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朱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爲大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彌終也莆田鄭氏曰彌滿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先生首生也毛氏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鄭氏曰達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王氏曰達之字从羍从辵○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又曰楚世家去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副爲裂也○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豉反之隘於懈反巷戶降反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矣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也○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

同

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
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適會伐平林者
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猶以爲
適與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爲異也則又誕寘之寒冰○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毋十月而生稷其
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
寘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爲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
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訏況于反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其宜反
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魚世反之荏而甚反荏菽旆旆蒲貝反
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田節反唪唪布孔反

毛氏曰覃長也訏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匍匐
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蘇氏曰岐岐嶷嶷岐茂也○
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荏
菽戎菽也鄭氏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長也王氏曰枝旟揚起也○禾解見
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穟穟苗好美也王氏
曰成秀也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唪唪然多實也○孔氏曰
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氏曰后稷之
生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鄭氏曰能匍匐
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王
氏曰以就口食者言其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
曰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氏
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言皆異於常人所種○孔氏曰
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即此
章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

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
是也○說文嶷作㘈曰小兒有知○釋文菽作叔曰叔
或作菽○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穟穟○董氏曰
崔靈恩集注唪作菶說文亦云唪字讀若瓜瓞菶菶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茀音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褎徐秀反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營井反實栗
即有邰他來反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茀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茀治茀亦謂之茀猶治亂謂之亂也○鄭
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也○董
氏曰集注以方爲房○朱氏曰苞甲而未坼也實方實
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也褎漸長也毛氏曰褎長也○王氏曰
發者其華發也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呂

氏曰秀始穟也長樂劉氏曰秀謂將實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
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穎者垂末也實繁碩故
垂也末栗其實栗栗然孔氏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曰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熟貌○
蘇氏曰栗不秕也○長樂劉氏曰栗謂收及時而栗澤邰姜嫄之國也釋文曰邰今京兆武
功縣○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鄭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助
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張氏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
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殊不知耰細即能蕃殖粒之大者無過於豆如土
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生十必失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董氏曰
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孔氏曰種之
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言黃盛以揔之○朱氏曰
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
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孔氏曰邰

國應自有君此或絕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以邰爲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據

釋文曰茀韓詩作拂

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鄭箋橫渠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肇音兆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孔氏曰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穈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氏曰釋草穈作虋者同郭璞云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虋音穈恒徧也孔氏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恒集注作亘字○王氏曰任者肩任之也蘇氏曰任檐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邰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埶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穈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朱氏曰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載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抒食汝反臼也孔氏曰謂抒米以出臼也○釋文曰蒼頡篇云抒取出也○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淅星歷反米也孔氏曰淅米謂洮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氏曰釋訓云溞溞淅也烰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傳以洮米則有聲烝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溞蘇刀反洮徒刀

反烰音浮〇鄭氏曰惟思也〇蕭解見采葛〇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〇毛氏曰羝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牡釋畜云羊牡羒牡羘〇郭璞云羒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爲羝也畜許又反羒符云反牂子郎反牡音母軷道祭也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軷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〇孔氏曰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羝亦伏軷上菩音負又音倍芻初俱反轢音歷瘞於制反體傳火曰燔孔氏曰謂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氏曰即今之炙肉也〇孔氏曰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〇長樂劉氏曰或播以揚其糠〇朱氏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〇孔氏曰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又炊之於甑鬸而烝之其氣浮浮然〇鄭氏曰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盛簋之實〇朱氏曰謀惟或祭祀之事也長樂劉氏曰載謂謂擇士也載惟謂致齋滌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〇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或取羝以犯軷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〇毛氏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也〇董氏曰韓詩作或舂或抌故鄭衆於舂人引此爲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舂或抌〇說文曰舀抒臼也以治切詩云或歎或舀

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反于今

毛氏曰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葅醢是豆爲薦葅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湆者肉汁也〇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爵之實也羝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葅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〇鄭氏曰始

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
何也○朱氏曰臭香也○鄭氏曰亶誠也○毛氏曰迄
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
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
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
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之後況主堯祀者虞賓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香
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
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也士冠禮曰嘉薦亶時○李氏曰因郊天
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
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
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
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韋鬼反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耇音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
及草木有以祈黃耇而曰尊事黃耇養老乞言則誤也
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
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豳風
○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氏曰苞抱韡也○鄭氏
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
親也孔氏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氏曰莫無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

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鄭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蹦履折傷之○李氏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

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爲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毛氏以戚戚爲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然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反）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延）藉之曰席（孔氏曰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路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氏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御踧踖之容也）○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鄭氏曰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醓（他感反）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婢支反）臄（渠畧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毛氏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謂之斝者明堂位注謂）

責禾稼也○蘇氏曰醓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氏曰薦之禮韭菹則醓醢也○孔氏曰醓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醓所以擩菹禮籩豆偶有醓必有菹醢人去朝士之豆韭菹醓醢是也○鄭氏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臄函也孔氏曰服虔通俗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徒擊鼓曰咢孫炎去聲驚咢也○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觶者亦云卒爵是爵爲總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别變其文耳○孔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所加殽則脾之與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鄭氏曰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作加殽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

敦音彫弓既堅四鍭音侯既鈞規句反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爾雅曰金鏃作木反翦羽謂之鍭孔氏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鍭○毛氏曰鍭矢參亭孔氏曰鍭是矢叅亭者也矢人爲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鍭既均○鄭氏曰舍釋也孔氏曰釋謂既射放矢也○丘氏曰均徧也謂四鍭徧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朱氏曰既燕而射以爲樂也孔氏曰王肅以此爲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鄭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

此兩章鄭玄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達難王肅燕射之說

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以爲大射抑
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飮未終舉觶
無筭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旣射之後亦豈不可乎然學者讀此詩當深
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
味薄矣

敦弓旣句古豆反旣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孔氏曰旣句是引滿時也又曰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
彫弓斯彀○鄭氏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
釋之孔氏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
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皆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丘氏
曰四鍭如樹言皆著於鍭如以手植之也王氏曰言其貫之力如植
也○朱氏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
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
四鍭旣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
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
孫皆以爲成王則誤矣醹厚也說文曰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也孔氏曰謂其柄
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孔氏曰祈訓爲求○黃耇解
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爲之
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爲主人言曾孫明先
王亦然也○李氏曰成王之爲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
斗以祈求黃耇也朱氏曰祈黃耇須禱之辭按古器物欵識多此語如云用蘄萬壽用蘄眉
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

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耇台湯來反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董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戒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

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毛氏

既醉大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焉丘氏曰成王之時天下大平無所施爲但燕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酒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飢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爲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大平之時能若是乎

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王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斥成王也○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以德孰觀是禮而有得也○陳氏曰燕接之閒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殽俎實也孔氏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箋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國語

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日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〇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
而進之意〇王氏曰昭明明德也〇李氏曰成王之待臣下
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〇孔氏曰天又光大汝成
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叔反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〇毛氏曰朗明也朱氏曰虛
明也〇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器物銘云令終令命古〇毛氏曰
俶始也〇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〇丘氏
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朱氏曰高朗而又令終所謂攸好德
考終命也〇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
有其始矣〇朱氏曰令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
公尸又嘉告之

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
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
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
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〇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
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〇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陳氏曰共事之人〇
蘇氏曰王之友人也〇鄭氏曰攸所也〇蘇氏曰攝撿也〇孔氏
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氏
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〇王氏曰其設之也不辨而爲之也至美與執爨踖踖爲俎孔碩君婦
莫莫爲豆孔庶同意〇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
儀又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爲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〇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無莫或

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斯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

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以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路反）胤（羊刃反）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董氏曰壼者内也自内以達外也○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孔氏曰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也○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于眷反）使爲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鷖（於雞反）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祈支反）

祖考安樂音洛之也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典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鸍沈鳧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座機䲧去夫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鳧屬孔氏曰蒼頡解詁去鷖鷗也涇解見谷風○張氏曰鳧鷖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爲王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于僞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鄭氏曰爲猶助也毛氏曰厚爲孝子也

鳧鷖在渚之與反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思汝反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沚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爲渚處止也○湑解見伐木

鳧鷖在潨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莆田鄭氏曰

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
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亹山絶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絶也○後漢書馬援傳浩亹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
也○鄭氏曰令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音又命之自
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
也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毛氏曰申重也○歐陽
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
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
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
德左氏傳亦作嘉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反不忘
率由舊章
鄭氏曰干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美
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
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
政刑也○蘇氏曰成王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
至于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
王之法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且並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莆田鄭氏曰羣匹羣類也(鄭氏曰匹耦也朱氏曰羣臣也)○歐陽氏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摠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備反)于天子不解(佳買反)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統紀爲目○鄭氏曰燕者燕飮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丘氏曰諸矦也)○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毛氏曰塈息也○李氏曰紀綱既正無爲在上與臣下燕飮而樂之○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

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事美公劉

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史記曰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七歷反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埸畔也疆界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餱食也糧糗也○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干盾也戈句音鉤孑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音越也孔氏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注鏚斧也柲柄也柲音秘○朱氏曰方猶始也○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犇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迺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

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邰有疆埸積倉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之是

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已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内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内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脩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遥）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徧也（孔氏曰土去徧謂盧井）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郭璞云山形如累兩甑上大下小）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鄭氏曰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瑤是玉之别名公劉帶美玉及瑤并鞞琫容飾之刀○朱氏曰此章言至豳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巘本又作甗

蹐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瑤鞞琫容

刀也以如是之佩服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
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絶高謂之京公劉
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之脊
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
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横渠張氏曰逝彼百泉瞻彼
溥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
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
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
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
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朱氏
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董氏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
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
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
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
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
語無不於斯焉○毛氏曰覯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七羊反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
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
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蹌蹌濟濟者禮容之

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爲之設筵設几○毛氏曰賓
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
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之用匏儉以質也
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
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
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
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
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
以歸當與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爲詐諼之計猶必立
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
軍三單音丹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
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漑之
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
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灌漑○鄭氏
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
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
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
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以周禮言
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王氏曰前既
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遷復輯其
民是爲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

於是始爲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爲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李氏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朱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疏曰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迺密芮鞫居六反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絶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鞫○朱氏曰此章摠敘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渭取材而爲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旣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豳地日以廣矣○孔氏曰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蘇氏曰芮水出吴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匡也○鄭氏曰芮之言内也水之内曰隩止旅迺密芮鞫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旣兆于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音迥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泂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玆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豈弟君

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去流潦也餴餾也孔氏曰孫炎曰蒸之曰餴均之曰餾說文曰餴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朱氏曰餴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熟也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餴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罍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横渠張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孔氏曰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洗名○鄭氏曰塈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

○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爲戒也○釋文曰飄作票曰本亦作飄

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奐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奐優游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毛氏曰酋終也

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昄(符板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昄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爲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嘆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

前後兩章亦然

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曰茀福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常享此福也

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氷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鄭氏曰則法也

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爲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内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

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毛氏曰顒顒温貌卬卬盛貌○鄭氏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遠之則有令問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爲四方之綱紀

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問令望矣

鳳皇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翽翽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朱氏曰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謂也

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

亦傅于天言布散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音皆）

朱氏曰與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孔氏曰孫炎曰）

朝先見日也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也○鄭
氏曰岡山脊鳳凰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木云櫬梧
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梧
桐一木耳○朱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
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
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亦足以待賢者
矣
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
所矣故極言菶菶萋萋之盛雝雝喈喈之樂以形容
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
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
王勉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
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
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許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俱毀反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鄭氏曰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憯曾也柔安也○呂氏曰憯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爲寇虐而欲遏止之亦已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伽也順伽其近者釋文曰伽檢字書未見所出疏曰尚書注以能爲恣則此去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縱而不過其爲惡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音昏怓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逑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

罔極式過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曰不中也)

○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

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過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愒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 醜衆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曰孫毓云戎之爲女詩人通訓) 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音遣 起阮反) 式過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 凡百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號曰畿內之國)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但反) 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鄭氏曰卒癉盡病也猶謀也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愼哉吾出話以誥之厲王不以爲然而且肆於民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旣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朱氏曰其心以爲不復有聖人恣己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音亦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震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李氏曰天方降艱難於王王何爲欣欣然不懼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刀反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者與執政公卿言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陳氏曰責其用事之臣○毛氏曰寮官也囂囂猶警警也芻蕘薪采者○鄭氏曰及

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就
女而謀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
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氏曰嚻嚻自
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
況及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古亂反)小子蹻蹻(其略反)
匪我言耄(莫報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酷反)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欵欵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熇熇然熾盛也(李氏曰熇熇火熱貌)○蘇氏曰謔謔戲侮
也言天方將爲虐(李氏曰言天之將虐以喪國家)安得以爲戲而不信
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
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
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
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
以藥(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天之方懠(才細反)無爲夸(苦花反)毗(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
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懠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氏曰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形體以順從於人)殿屎呻吟也(釋文曰殿屎說文作念吚)蔑無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輩汝宜誠實
以應天無爲便辟○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
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畏禍故也)葵
揆也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王氏曰
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資王曾

莫惠我師多瘠罔詔也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箎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反無自立辟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壎如箎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孔氏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蘇氏曰攜取言其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之耳今之民旣多邪僻矣而王又爲邪僻何以牖民哉

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音泰師維垣大邦維屛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爲藩垣屛翰也宗子同姓也○孔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屛樹也○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屛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德是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屛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前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愼乎○横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在詩亦盡說鬼神如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鬼神體著萬物鑒察只在左右○朱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不然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唐黨反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亟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四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乎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鄭氏曰多辟多邪僻烝

衆鮮寡克能也○李氏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氏曰諶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蘇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掊斂好勝之人也彊禦掊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

力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側慮反)作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王氏曰女爲人君以秉義類爲事乃彊禦多懟有忠告善道則以流言對所爲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氏曰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毛氏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鄭氏曰侯維也與羣臣乖爭相疑而詛祝無極已○釋文曰作本或作詛

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己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
其聞規諫譏爲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
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斂怨以爲
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
卿

毛氏曰炰烋猶彭亨也（鄭氏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無背無側後無
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陳氏曰
紂虛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
之事而力行之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
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
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湎沉湎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酒然齊一之辭）止容
止也○陳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嘗使汝沉湎如
此○朱氏曰天不使爾沉湎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式
用也法也○孔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
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尚乎由行內奰（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蜩蟬也螗蝘（音偃）也（孔氏曰釋虫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
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爲蝘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奰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
既濟高宗伐鬼方）○鄭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

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
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内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
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氏曰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
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
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
所以傾也

大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反枝葉未有
害本實先撥蒲末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顛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絶也言大
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絶○歐陽氏
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
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
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爲無道根本先壞
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言非
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
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分別以爲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
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
愼其威儀也然則已亦當愼威儀矣不必分別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舍人曰抑抑威儀靜密也隅廉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衆人無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自燕喪威儀王使賢者皆不敢修飾愚以求免其時蓋可知矣人亦有言者時人之語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强也人君爲政無强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歐陽氏曰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法也○蘇氏曰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共威儀以爲民則所以爲國者略備矣

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

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同)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王氏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者今厲王興而迷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曰荒廢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爲人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也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鄭氏曰敷廣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音倫)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内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蠻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爲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李氏曰天弗崇尚者)○毛氏曰淪率也○鄭氏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尚厭弃之也天所不尚則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亡者君臣皆將滅亡也○毛氏曰洒灑章表也逷

遠也○陳氏曰王若不愼則君臣相滔溺而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爲潔除以爲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庶幾免陷溺也○李氏曰洒埽庭內只是脩潔其朝廷爾當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脩武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逖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朱氏曰話言也○鄭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朱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柔者遜順之辭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愼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讎答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

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禍矣○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

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亦)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顔以接之以胥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毛氏曰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矧況射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媿于屋漏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愼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

思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内外交修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鄭氏曰上容止也○陳氏曰愼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毛氏曰僭差也○横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毛氏曰童無角者也虹潰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

理也

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盡君德之善也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爲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然之理彼小人曰導王爲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王傾覆者實此曹耳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横渠張氏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温恭之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

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焉下章所言是也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音啼)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

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朱氏曰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毛氏曰莫晚也

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爲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反我心慘慘七感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莫報反

毛氏曰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然不入也○鄭氏曰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甚至而若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覆以我爲虐之也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辟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遹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氏曰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

告也

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以爲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一以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以爲芮良夫之詩）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音況）填（音塵）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毛氏曰興也菀茂盛貌旬言陰均也瘼病也○孔氏曰菀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捋其劉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芘蔭而瘼矣王失德剝喪無以芘蔭其民之譬也劉殺也殺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鄭氏曰殄絕也○毛氏曰倉喪兄滋塡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釋文曰兄本作況○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滄則滋久也）號天而訴之也○鄭氏曰倬明大貌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反）民靡有黎
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鄭氏曰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黎黒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孑遺也○鄭氏曰具猶俱也俱遇此禍以為燼（歐陽氏曰皆為灰燼）○毛氏曰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
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王氏曰欲避禍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亦往也云往耳而果何所往也）○毛氏曰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其實刺禍由王致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
毛氏曰宇居僤厚也圉垂也○鄭氏曰辰時也痻病也○孔氏曰念己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

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毖愼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序爵次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淑善胥相及與也○蘇氏曰王豈不爲謀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敘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反）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遡鄉也僾唈荓使也○鄭氏曰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唈者風唈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唈而不息○李氏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閒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立之王）而歲

又蝗螟爲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痒病也恫痛也具皆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虛○毛氏曰贅屬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贅旒然與此贅同荒虛也○朱氏曰旅與膂同言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王氏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爲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猷于衆考察愼擇其相○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自獨俾臧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

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見也不順之君其所施爲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甡甡衆多也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鄭氏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輩耦行甡甡然衆多○蘇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

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李氏曰聖人則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者也○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故欲其亂亡故安爲荼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與人之爲善爲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曰聽言道聽之

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荅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旣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切瑳之也鳥飛亦時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横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言彼之所言亦必有中也旣之陰女反予來赫予至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釋文曰赫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也○毛氏曰涼薄也○朱氏曰善背工爲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遹邪僻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爾反背而見詈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亂飢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暱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弃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踈棄君子者由小人之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 朱氏曰烈暴虐也)

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天河
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宣王時旱渴雨
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曰夜晴則天河
明○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
而遇此喪亂饑饉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
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羣
祀之廢則無不舉矣○蘇氏曰禮國之凶荒則索鬼神祭之)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
圭璧又已盡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李氏

曰說文曰蟲蟲旱氣也○毛氏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鄭
氏曰為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
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為禮
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互以相通)宗尊也丁
當也○王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神地示人鬼
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
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
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
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王氏曰旱既大甚則不可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毛

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孑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孑然而無復有遺 孔氏曰孑然孤獨之貌 ○蘇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爲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 在呂反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庇蔭而處 陳氏曰未知死所也 衆民之命近將死云曾無視顧而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 鄭氏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類 ○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旱既大甚滌滌 徒歷反 山川旱魃 蒲末反 爲虐如惔 音談 如焚我心憚 徒旦反 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 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然也 魃旱神也惔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旱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憚猶畏也○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荅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 都田反 我以旱憯 七感反 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音暮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

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旣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憯曾也○鄭氏曰瘨病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孔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晩孔氏曰即以社以方是也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恨也

旱旣太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旱旣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爲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旱大甚財不足以爲禮則無友紀○横渠張氏曰友宜作酉○鄭氏曰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也掌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馳道不除孔氏曰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修造大夫不食粱士飮酒不樂○横渠張氏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

何朱氏曰里與漢書季布傳無俚之俚同當爲無聊賴之義○蘇氏曰里居也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哉○釋文曰里本作瘇爾雅作悝爾雅釋詁云悝憂也○郭璞曰注詩曰悠悠我悝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其嘒然光明之衆星未有雨徵○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弃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爲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衆正也瞻卬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亦何求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氏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渴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音服平能建國親諸侯褒保毛反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

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〇孔氏曰其山高大上至于天〇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〇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〇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〇李氏曰是二人者皆爲周室之屏翰〇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

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亹亹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亹亹勉也纘繼于於法式也申伯亹亹然勉於德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爲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作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〇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〇王氏曰爲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〇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也〇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〇毛氏曰登成也〇陳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旣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毛氏曰庸

城也徹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孔氏曰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

井○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毛氏曰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傳王治事之臣也

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

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又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渠略反鉤膺濯濯直角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

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作也○王氏曰俶始也○

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毛氏曰藐藐

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孔氏曰鉤者馬婁頷之金鉤膺者謂膺上有飾謂膺

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

濯光明也○鄭氏曰已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

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

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

如南土之最善○毛氏曰寶瑞也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

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王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

爾寶則加賜爲非常禮也○毛氏曰近己也鄭氏曰近辭也如彼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

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己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

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

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

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賤淺反）于郿（亡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反）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王氏曰王既餞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王氏曰前日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曰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

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朱氏曰嘽嘽者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於四方○毛氏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鄭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張仲反
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夷音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鄭氏曰監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楊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忠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李氏曰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兹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朱氏曰昭假于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

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氏曰力勉也○毛氏曰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

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爲百辟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甞爲是官矣爲山甫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莫不發應

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早也一人斥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

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已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其主者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恒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
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
有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
又言其實以充之

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
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
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餘久反)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舉之
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
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毛氏曰儀
宜也○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宜也鄭作儀○陳氏曰
圖者圖謀之(朱氏曰儀度也我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
袞冕者君之上服也○鄭氏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
也王之職有闕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
是故能補袞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仲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捷其
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鄭氏曰
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
也○毛氏曰東方齊也古之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

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音恭]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鄭氏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受命爲侯伯也○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倬倬然著明○蘇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在今同之韓城將言韓侯故先欽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釋文曰倬明貌韓詩作晫○陳氏曰

梁山禹治水其功有被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鄭氏曰戎猶女也朕我也○毛氏曰虔固也○鄭氏曰古之恭字或作共榦作楨榦而正之戎辟女君王自謂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王氏曰既命之纘汝祖考又戒使其無廢朕命虔共爾位既戒以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榦不庭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音弗錯衡玄袞赤舄音昔鉤膺鏤音漏鍚音羊鞹苦郭反鞃苦弘反淺幭莫歷反鞗音條革金厄

毛氏曰脩長張大覲見也○鄭氏曰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孔氏曰毛氏於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朱氏曰覲禮執圭贄所以合瑞也○鄭氏曰覲於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氏曰箋以入覲于王爲行享禮介圭則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氏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毛氏曰淑善也交龍爲旂鄭氏曰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鄭氏曰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孔氏曰巾車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禫所乘也禫將即吉尚以漆席爲蔽明吉車之等漆之也○毛氏曰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孔氏曰玄袞以玄爲衣而畫以袞龍赤舄赤色之舄○鄭氏曰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鍚刻

金飾之今當盧也孔氏曰馬鞅鉤以金爲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巾車玉路鍚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鍚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鍚者蓋特賜之○毛氏曰鞹革也鞃軾中也孔氏曰鞹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孔氏曰幭禮記作幦周禮作幦莫歷反字異而義同玉藻言有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大複豻複皆以有毛之皮爲幦幦是覆蓋之名覆在軾上也○鄭氏曰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孔氏曰轡首謂之革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紼後建之簟茀在後衡在左右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薄交反鼈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恤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子餘反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犯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氏曰屠地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鄭氏曰炰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鱠者也○毛氏曰蔌菜殽也○鄭氏曰筍竹萌也蒲深蒲也孔氏曰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

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歟

韓侯取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

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

(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娣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聲○毛氏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從之)○孔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于僞反)韓姞(其一反)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魴(音房)鱮(音序)甫甫麀(音憂)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如字又武交反)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毛氏曰姞蹶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視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寛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鄭氏曰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君

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旣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内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人極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歷邦國之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朱氏曰董氏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爲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釋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獸云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機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

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覇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此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武夫滔滔則以其衆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旟○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䟽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

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

頌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功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孔氏曰無有叛戾乖爭者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音救）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滸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鄭氏曰滸水涯也疚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

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昔文

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故述其[illegible]之功以
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
先祖康公（李氏曰汝今無以我爲小子不足與有爲當繼召康公之功也）○毛氏曰敏
疾公事也○蘇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
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
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敕亮反）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文人
文德之人也○鄭氏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
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
祖○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案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
而陳之則鬯當在彛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
者當祭之時乃在彛賜時未祭故卣盛之○鄭氏曰周
岐周也自用也宜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受山川
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
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孔氏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令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列廟在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
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
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爲也○毛氏曰考成也○
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命以對揚於王

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
洽和洽也○朱氏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願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
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
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所命
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為太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
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修我戎
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
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
士而兼太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
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反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程伯休父始命為
大司馬也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為司馬氏是程伯休父
嘗為司馬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
史大夫尹氏没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為
大司馬○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職云大師掌其戒
令○蘇氏曰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

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鄭氏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音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安也○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糾緊也）○毛氏曰遊遨遊也○朱氏曰繹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呼濫反）如虓（火交反）虎鋪（普吳反）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涯之上就執其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虓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於飛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孔氏曰軍旅之衆其廣長似之也○毛氏曰苞本也孔氏曰山之基本○陳氏曰如山之苞止○孔氏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者此也○劉氏曰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音塵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勑留反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歐陽氏曰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王

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屆極也如蟊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毛氏曰大田傳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曰蟊賊是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罰爲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音稅）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古堯反）爲鴟（處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喩褒姒之言○李氏曰漢谷永擧懿厥哲婦顔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爲美○鄭氏曰長舌喩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爲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擧類而言爾○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鞫人忮之豉反忒譖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音古
三倍蒲罪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鞫窮也○毛氏曰忮害忒變也○鄭氏曰婦人
之長舌者好窮屈人忮害轉化其言無常○李氏曰其
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
口之出而已○鄭氏曰胡何慝惡也○陳氏曰極至也
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乎何尚爲惡而未已也○鄭
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
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
朝廷之事其爲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于
預男子之政
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如字又的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似醉反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
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
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
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狄弗治顧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忠賢之大臣胥忌則
孰與王爲善者乎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
而不弔不愼其威儀○朱氏曰今王遇烖而不弔不愼
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
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
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危也鄭氏曰幾近也

前章曰不吊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辟之曰維其優矣
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
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觱音必沸音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藐藐云角反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觱沸其貌涌
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不先已不後已
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朱氏曰藐藐高遠
貌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仁愛人君無不鞏固其命○
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
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
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從毛鄭分章從王氏
召旻密巾反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
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
反卒荒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厚也
喪亂也瘨病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毛氏曰圉垂也
○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盡空虛朱氏曰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戶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音律
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内椓天椓也○朱氏曰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蘇氏曰昏椓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也○孔氏曰潰潰然邪僻○王氏曰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則言所使靖夷我者非其人也靖與夷與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

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皐皐（音羔）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簟反）兢兢業業孔填（音塵）不寧我位孔貶

毛氏曰皐皐頑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職訿訿然以苟訿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也○朱氏曰小人在位自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戶對反）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蘇氏曰苴枯草也）○王氏曰民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草也○鄭氏曰潰亂也○孔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皮賣反）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疚病也○朱氏曰

昔之富未嘗若今之疚也今之疚未有若此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鄭氏曰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待御七○孔氏曰九章粟米之法去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待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李氏曰小人當食疏而乃食精粺以見小人食君子之祿也○毛氏曰替廢況茲也引長也○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禍亂之事而日滋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害矣職兄音況斯弘不烖音哉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禍亂有所從起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烖我躬乎鄭氏曰是不烖王之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水六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毛氏曰辟開蹙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切以爲不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祭烝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

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立宮室象貌之耳○毛氏曰肅敬雝和相助也○蘇氏曰於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見尊奉也○朱氏曰斯語辭也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既受之矣○鄭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

經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箾也○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孔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音召禋音因迄詩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朱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服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音壁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戎功則師衆之不缺○鄭氏曰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李氏抑詩解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鄭氏烝民箋云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

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

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彊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如字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豳遷焉○勃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毛氏曰荒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敢康夙夜基命宥音又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靖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

始也李氏書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音又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毛氏曰刑法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歆饗之時是也○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亦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

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音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李氏葛覃解曰薄者語辭也○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讋動之而諸侯皆讋懼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爲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諸侯之在位者斂其甲兵而收

藏之與爲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
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
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
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
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 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孔氏
曰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
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斤斤 紀覲反 其明鐘鼓喤喤 華彭反 磬筦 音管 將將 七羊反 降
福穰穰 如羊反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 如字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李氏曰易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毛
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
同也 孔氏曰釋言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玄鳥箋皆以奄爲覆覆四方同爲已有與傳不異也 斤斤
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
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
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
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
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毛氏曰喤喤和也將將集
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
重愼也○毛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

而飲福爾言祭祀之時鐘鼓管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福祭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禄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唯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之丞反民莫匪爾極貽音夷我來牟如字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廣雅又以爲來小麥也牟大麥也○鄭氏曰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以來牟之種○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彼已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勸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餘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許乞反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耻反乃錢

子踐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
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勑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在
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鄭氏曰咨謀茹
度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
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
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
介副也鄭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明白暮春在夏正
爲建辰之月在周正爲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
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
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
事不可緩也○毛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

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民○王氏
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毛氏曰庤具
錢銚孔氏曰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曰垂作銚鎛鎒孔氏曰李巡曰鋤也呂氏春秋云耨柄尺
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銍穫也孔氏云說文曰銍穫
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朱氏曰艾刈
同穫也○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
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
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
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
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
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朱氏曰來牟當夏而熟○
王氏曰爲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衆人各

序乃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則已觀銍艾矣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

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於其反嘻音僖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不并引者以傳無祈穀之文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

○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

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

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並耕也二人並耕爲

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

之大發其私田爾○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

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

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

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

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是百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蘇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

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

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孔氏曰二王之後

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
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澤名爲雝在西有
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故目
西廱○鄭氏曰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廟其
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
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之者○蘇氏
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
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丗無窮亦是意也○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夏商
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崇德象賢修禮
以作賓何斁之有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

賦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
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鄭氏曰烝嘗爲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
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玄上帝可也以祈爲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爲報歟○鄭氏以秋冬
爲烝嘗挾祖妣以爲說耳且載芟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以之爲烝嘗也○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
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爲酒爲
醴音禮烝畀必寐反祖妣必履反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朱氏曰亦助語辭
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
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之所容兼米

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皆徧也○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李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陽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王氏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李氏曰我所以爲此酒醴者進與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朱氏曰洽猶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太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魚古反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爲重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可以爲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也○毛氏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懸○鄭氏曰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令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爲朄鞉鞉鼓也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朱氏曰磬石磬也○毛氏曰柷木椌也圉揭也孔氏曰樂記有椌揭之文言木椌者明用木爲

之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朱氏曰柷所以起樂也圉所以止樂也○鄭氏曰簫編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管如篴併而吹之釋文曰篴字又作笛○孔氏曰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王氏曰喤喤厥聲美也○鄭氏曰我客二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廷業虡鼓磬柷圉皆設之於庭宇旣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王氏曰簫也管也尤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爲備也○孔氏曰作之喤喤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虁述舜樂曰虞賓在位亦曰虞賓在位蓋以此爲盛耳○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也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反]

季冬薦魚春獻鮪[于軌反]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獻於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冬月旣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鰷[音條]鱨[音嘗]鰋[音偃]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潛糝也○孔氏曰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鄭氏曰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音泰）祖也（孔氏曰禘太祖之樂歌也○劉氏曰大祖即后稷○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於（音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音佑）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嘆辭也○毛氏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孝子自謂也○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姒也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姒焉閔

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音璧)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七入反)熙于純嘏(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爲旂○毛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畫交龍於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孔氏曰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鶬鶬鄭云聲和也)○朱氏曰休美也○李氏曰烈大也○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鄭

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七序反敦郭回反琢陟角反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毛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乘殷之馬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譙郡張氏曰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鄭氏曰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恐其已去也○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允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孔氏曰奏大武大樂之歌也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没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於葛反劉耆音指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也○毛氏曰劉殺耆致也○鄭氏曰嗣武嗣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直遥反於廟也 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也庭直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鄭氏曰皇

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而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音奐）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孔氏曰釋詁云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鄭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爲幼稚未有所歷也○李氏曰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若前哲之高遠也○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爲幼稚未堪

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曾氏曰成王自言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豉反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符弗反時仔音玆肩古賢反示我顯德行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為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 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祕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
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爲禍大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孚逢反自求辛螫音釋
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音了
毛氏曰毖慎也○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肇始允信也○
王氏曰荓使也蜂之爲物善辛螫○毛氏曰荓蜂摯曳也孔氏云釋訓作甹
夆古今字耳孫炎曰謂相摯曳入於惡也○毛氏曰桃虫鷦也鳥之始小終
大者孔氏曰陸機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云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鄭
氏曰拚飛翻飛也○毛氏曰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
辛苦之物也○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
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

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
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
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
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
也鄭氏曰管蔡如鷦鳥之小後叛而作亂猶鷦之飜飛爲大鳥也○橫渠張氏曰猶言杪爲鼠後爲虎不必
謂桃蟲化爲鳥也○蘇氏曰予方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
地其柰何捨我而弗助哉
莫予荓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
之時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反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之田天子千畝

諸矦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土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蘇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側伯反）其耕澤澤（音釋）千耦（五口反）其耘（音云）徂隰徂畛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勑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
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户南反）
斯活驛驛（音亦）其達有厭（於豔反）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嬌反）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反）萬億及秭（音姊）爲酒爲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子消反）其馨
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經路也（朱氏曰或曰畛田畔也畛之外則隰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衆子弟也）○鄭氏曰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孔氏曰謂其人強治一夫之田有餘力能佐助它事者也）非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李氏曰嗿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嗿衆貌）○鄭氏曰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行饁爲夫者則愛其婦爲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毛氏曰略利

也○孔氏大田䟽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合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爾雅作繹云生也）○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蘇氏曰緜緜詳密也○毛氏曰麃耘也○蘇氏曰濟濟人衆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也○孔氏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爲善恐傷苗也○孔氏曰至於大熟

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孔氏曰椒木之氣香冽者以椒言香）胡壽也○李氏曰胡考者耆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耇（孔氏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舉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爲醴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安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豊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畟畟（楚側反）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

載芟(丘方反)及筥其饟伊黍其笠(音立)伊糾(居黝反)其鎛(音博)斯趙(徒了反又徒少反)以薅(呼毛反)荼(音徒)蓼(音了)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珍栗反)挃積(子賜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虯)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畟畟猶測測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嚴利也)

○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以盛黍也

○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曰說文云薅拔田草也○毛氏曰蓼水草也(孔氏曰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去荼陸穢蓼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朱氏曰先儒說荼但去苦菜莫詳其爲何物案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荼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荼亦一驗也)○毛氏曰挃挃穫聲也

○王氏曰栗栗緻也○毛氏曰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捄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鄭氏曰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既穫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釋文犉作𨌨曰本亦作犉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紑 孚浮反 載弁俅俅 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 乃代反 鼎及鼒 音茲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 五告反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 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 ○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 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 ○毛氏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 孔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繹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 ○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 [illegible]氏曰鼎圜弇上謂之鼒○孔氏曰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 ○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鼎及鼒鼎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孔氏曰觩然設兕觥貌○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讙譁不慠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兕觵曰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明篇疑皆樂章

之名酌○横渠張氏曰酌周公設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舒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七報反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嘆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王肅云武王之衆也○歐陽氏曰遵養循養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龍寵也○毛氏曰蹻蹻武貌造爲也○鄭氏曰載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馬嫁反也桓武志也釋文去本或以桓武志也爲注○鄭氏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朱氏曰案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賚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爲注或以爲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婁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音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閒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婁豐年數有豐年桓桓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李氏曰士與熊

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間代也○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爲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桓一章九句

賚（來代反）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氏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音亦）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薄寒反）巡守（手又反）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般樂也○孔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曰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闕之孔氏以般樂也爲序文曰定本）

般樂爲鄭注未知孰是○釋文曰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王氏曰巒山謂之嶞嶞山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嶞山喬岳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荅其功者此周之命也○王氏曰裒時之對者裒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駉古營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弟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坰遠野

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曾氏曰
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毛氏茉菖傳曰薄辭也○
毛氏曰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孔氏曰孫炎曰驪黑色郭璞曰跨髀閒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色雜名黃純黑曰
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孔氏曰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
駑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
彭彭有力有容也○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
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王氏曰彭彭張也○
鄭氏曰臧善也○孔氏曰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驈
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朱氏曰
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有騂有
騏音其以車伾伾敷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体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孔氏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騂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爲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倉騏曰騏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騏者黑色之名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
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

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斁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驎曰驒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鬛曰駱孔氏曰鬛馬之駿也赤身黑鬛曰駵孔氏曰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為赤色若身鬛俱赤則駿馬故赤身黑鬛曰駵黑身白鬛曰雒○王氏曰繹繹屬也朱氏曰繹繹不絕貌○毛氏曰善走也○鄭氏曰斁厭也無厭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骭曰驔孔氏曰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驔也二目白曰魚孔氏曰爾雅曰一目白瞯二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也祛祛強徤也○王氏曰思無邪一出於正○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為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曰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効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備筆反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繩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駜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駜也○鄭氏曰僖公

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孔氏曰四馬曰乘○鄭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明明脩明其職也○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脩潔翔集有威儀也朱氏曰鷺鷺羽之翿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毛氏曰咽咽鼓節也○鄭氏曰于於胥皆也○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諭羣臣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駽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孔氏曰定本去僖公修泮宮無能字○蘇氏曰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閟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之泮宮閟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

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勲戒日以君臣而爲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爲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爲善則已矣此達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廱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爲水東北爲墻康成以爲東西門說文以爲東西墻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佳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李氏曰茷茷飛揚也）○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言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
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茆鳧葵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鄭氏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曰醜衆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鄭氏曰則法也允文允信文信武也○毛氏曰假至也朱氏曰假感格也○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李氏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反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

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
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並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孔氏曰狄彼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狄擯而逖之也○蘇氏曰古狄逖通）○鄭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進也○毛氏曰皇美也○鄭氏曰吳譁也○王氏曰不揚戢也○朱氏曰烝烝皇皇成也不吳不揚肅也○鄭氏曰訩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訩和也○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逖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音亦）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觩弓健貌（鄭氏曰言持絃急也）毛氏曰五十矢爲束（孔氏曰荀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个昔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者一弓百矢）○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蘇氏曰搜矢疾聲）○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鴞于嬌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
淮夷來獻其琛勑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鄭氏曰懷
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
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氏曰喻淮夷慕
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王氏曰琛寶也元龜
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志去龜不盈尺不得爲寶○鄭氏曰大猶廣也○毛
氏曰賂遺也南謂荆陽也○鄭氏曰荆陽貢金三品○
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
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蘇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閟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
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
穋音六稙徵力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
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
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
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
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
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
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閟深閉也毛氏曰閟
閉也○毛氏曰侐清淨也○蘇氏曰實鞏固也○毛氏曰

枚枚礱密也（王氏曰枚枚辦也）○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晩○毛氏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孔氏曰重穋稙穉生熟早晩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穉）○李氏曰菽大豆○鄭氏曰奄猶覆也○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邰也○鄭氏曰秬黑黍也○毛氏曰緒業也○鄭氏曰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纉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于文武纉大王之緒致天之届（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氏曰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故曰太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届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太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

敦治而勝之也咸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甞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素河反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旣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導江鮮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同○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爲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也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爲上等焉○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氏曰交龍爲旂四馬故六轡○毛氏曰耳耳然至盛也○

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毛氏曰騂赤犧純也（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鄭氏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角爲其觸觝人也（孔氏曰封人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

尚之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赤特也）○孔氏曰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毛氏曰毛炰豚也（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孔氏曰胾謂切肉○毛氏曰羹大羹鉶羹也（孔氏曰大羹者煑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

有骰烝如彼文全烝謂全載牲體骰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鄭氏曰萬舞
于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李氏曰孝孫有慶孝
孫得享其福○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
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鄭氏
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也○朱氏曰三壽
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爲三也○朱氏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
降之福人稱願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公徒三萬
貝冑直又反朱綅息廉反烝之升反徒增增如字戎狄是膺荊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千歲眉壽
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鄭氏曰
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
乘千乘之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
○朱氏曰英矛飾也縢繩也孔氏曰朱英綠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弓束以
綠繩縢之以繩非訓縢爲繩○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
弓謂內弓於鬯鬯中有二弓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毛氏曰貝冑貝飾朱綅以朱綅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虫甲有文章也冑謂
兜鍪貝非爲冑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曰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以連綴甲也○孔氏曰
烝徒增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毛氏曰膺當也○
鄭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荊舒而莫之

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一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孔氏曰無有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頌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桷（音角）有舃（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斬斷之量度之○毛氏曰八尺曰尋桷榱也（孔氏曰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朱氏曰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孔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緡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古雅反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曰鞉與鼓也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往去鞉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鞉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鄭氏曰簡簡和大也○毛氏曰衎樂也鄭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月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

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為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氏曰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之語相似莫知何者為是○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鍾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戛擊鳴球謂玉磬也○王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歐陽氏曰其述樂而聞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毛氏曰大鍾曰庸斁斁然

盛也朱氏曰庸鏞通○鄭氏曰萬舞干舞○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衆大也○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恱懌乎言恱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冬烝○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恱者○毛氏曰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毀其廟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音户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楊支錯如字又采故反衡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湯之後世以湯為祖

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毛氏曰申重也○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歐陽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毛氏曰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旣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畀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烝畀祖妣古語質也○歐陽氏曰神賚我使成祀事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歐陽氏曰上言旣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毛氏曰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鄭氏曰約軝轂飾也孔氏曰軝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轂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彼言篆轂即此約軝○歐陽氏曰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旣至而助享也○蘇氏曰溥將溥且太○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蘇氏曰人旣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

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
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
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
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
始也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
物者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
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
美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
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尺志反是承邦畿千
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
殷受命咸宜百福是何

毛氏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
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
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玄鳥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禖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芒芒大貌○
鄭氏曰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
商者契封於商也○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
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王氏曰古帝命

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鮮于氏曰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毛氏曰九有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釋文曰大糦韓詩云大祭也○朱氏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十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故與○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曾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常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況肇域彼四海般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毛氏曰畿疆也○鄭氏曰止猶居也○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趨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鄭氏曰假至也祈祈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祈祈然○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爲河水○蘇氏曰其至者祈祈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王氏曰景員與既景乃岡同意員與聊樂我員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朱氏曰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朱氏曰咸宜無不宜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檐負天之多福朱氏曰何荷通

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

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王氏曰長發序以爲大禘之詩也雖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横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圓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孔氏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久發見其禎祥矣○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王氏曰有娀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朱氏曰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爲黑也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號爲王也○朱氏曰或曰以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蘇氏

曰桓武也○毛氏曰撥治也○蘇氏曰契之爲人武而
能治○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
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朱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大國無所
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
蘇氏曰履蹈也○朱氏曰言契能率不越遂視其民則
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契孫也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
明子相土○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
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
外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相土之後嘗中衰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古雅反
遲遲上帝是祗諸時反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

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朱氏曰降猶生也○毛氏曰不
遲言疾也躋升也○王氏曰昭假昭假上帝也○鮮于
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祗敬也○李氏曰式法也○
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
圍也○朱氏曰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
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
氏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
下土之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
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旌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

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李氏曰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鄭氏曰不競不爭也○毛氏曰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太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音恭)大共爲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氏曰駿大厖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孔氏曰鄭以爲湯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朱氏曰駿厖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毛氏蓼蕭傳云龍寵也○孔氏曰荷天之榮寵○毛氏曰戁恐竦懼也○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苞本也○朱氏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

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温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長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

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音佐右音又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曰阿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孔氏曰昔在中閒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猶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莊呂反裒蒲侯反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

罙入其阻裒荊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勾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啼反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鄭氏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孔氏曰氐羌遠夷一世一見於王○王氏曰荊楚居國南鄉比之氐羌則近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女荊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蘇氏曰荊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迹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暇也○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於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建其所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梴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氏曰寢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孔氏曰又方正而斲之○朱氏曰虔亦斷截○孔氏曰以松爲屋之椽桷有梴然而長桷者椽也椽以長爲善陳烈其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六經遭秦火多斷缺惟三百篇幸而獲全漢興言詩者三家毛氏冣著後世求詩人之意於千百載之下異論紛紜莫知折衷 東萊呂伯共病之因取諸儒之説擇其善者萃為一書間或斷以己意於是學者始知所歸一今東州士子家寶其書而編帙既多傳寫易誤建寧所刻益又脫遺其友 丘漕宗卿措其

傳之未廣始鋟木於江西漕臺噫
伯共自少年嚅嚌道眞涵泳聖涯至以
此得疾且死六經皆有論著未就獨此
書粗備誠不可使其無傳雖伯共之學
不止於是然使學者因是書以求先王
所以厚人倫美教化君子之所以事君
事父則於聖學之門户豈小補哉淳熙
壬寅重陽後一日錫山尤袤書